

劉安

著  
高誘注

淮南子注

世界書局印行

# 敘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達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象）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達吉按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誤）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慈而自殺。吏牽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纓。稱東帝。坐徙蜀巖道。（達吉按古巖巖字通）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綰。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達吉按本傳作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達吉按本傳作使為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譁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燹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

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採采以驗經傳。以父誼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京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鋪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攝。借八卷刺之。（達吉按弁古十字人姓名）會攝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 淮南子目次

卷一原道訓	一
卷二俶真訓	一九
卷三天文訓	三五
卷四隆形訓	五五
卷五時則訓	六九
卷六覽冥訓	八九
卷七精神訓	九九
卷八本經訓	一一三
卷九主術訓	一二七
卷十繆稱訓	一五三
卷十一齊俗訓	一六九
卷十二道應訓	一八九
卷十三汜論訓	二一一
卷十四詮言訓	二三五



淮南子 目次

卷十五 兵略訓 ..... 二五一

卷十六 說山訓 ..... 二七一

卷十七 說林訓 ..... 二八九

卷十八 人間訓 ..... 三〇五

卷十九 脩務訓 ..... 三三一

卷二十 泰族訓 ..... 三四七

卷二十一 要略 ..... 三六九

# 淮南子卷一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與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

道無形而大也

廓四方，柝八極

為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析讀重門難柝之極也

高不可

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原流

泉淖，汴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原泉之所自出也汴獨也汴虛也始出處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

故植

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植立也塞滿也彌盈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

也無所朝夕感衰

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

舒散也悞覆也孟秦與孟我為合仲秦與仲秋為合季秦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

也，一日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

言道能幽而能明大能昧能明

柔而能剛

道之性也

橫四維而含陰陽

橫讀悅車之稅

絃宇宙而章二光

絃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也

曰宇，古往今來曰由，以喻天地章明也

三光日月星

達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甚淖解字雖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綦者為絃絃在繩處兩端上屬下不絃絃非正義故諱諱從之

而彌，甚纖而微

彌亦淖也夫體彌多者謂彌彌讀歌謠之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篇多分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

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鱗以之游，鳳以之翔

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也

也，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說陰陽故不言三也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方謂之天下也

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

達吉按古婦虛聲相轉故周禮費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得或作虛虛之言謹故

音義皆從之

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

應無窮也。鬼出言無殺也。鬼出言無殺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帀。鈞轉人作五義法下轉旋

者一日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

天也。爲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歸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勢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

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喻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

陰陽。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均諭覆育萬物羣生。均諭溫恤也育長也。潤於草木

侵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脩生也。角也脩讀曰格也。獸胎不

贖鳥卵不斃。胎不成斃曰贖不成就鳥曰雛言不者明其成也。德吉緣說父無喪子之憂兄無

哭弟之哀。言無天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

德之所致也。含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

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虛之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職也不加富者爲百態不以爲己有也。布

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困乏予不足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

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

擊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令恍令不可爲象令恍令忽令用不屈令。忽恍無形

鏡也故曰不可爲象也屈竭也況讀人空頭扣之似屈讀秋聲無尾屈之屈也。幽令冥令應無形令遂令洞令不虛動令。洞達也無形

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令與陰陽俛仰令。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或

作運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達言欲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  
也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中  
無有迹焉日所照無景也扶搖珍抱羊角而上扶搖也搖動也珍抱引長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却曲繞行而上也珍讀與左傳體而能珍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梁之聲也  
經紀山川踔騰昆侖排闥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踔騰也踔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洞之所出排闥斥也淪入也闔闔始升天  
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動也紫微也去世之御言不能與濁夷大丙爭在前也鐵讀炳燭之炳未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地一曰道也霄讀滄息之滄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  
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為車輪  
上游於霄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霏高峻絕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劉覽高峻絕也無垠無形狀之貌  
以全劉覽回覽也劉讀雷連之雷非劉氏之劉也按詩彼雷之子鄭康成以為即劉字故劉讀為雷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樞方也故以  
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  
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級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損損也而知入絃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絃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  
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

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隨巧飾之形人之形。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

達吉按古無呼叫仿儼默然自得。得叫呼仿儼。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影字故用景。

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

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惑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情靜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喪也。

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開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絕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

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言天時自聘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

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鉅。鉅。鉤爪也。鉤鉅。守之鉅也。微綸芳餌。加之。

詹何嬋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嬋媛。古音。詹何。嬋媛。古音。詹何。嬋媛。古音。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其

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基。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為。鑿。桑。柘。其材堅勁。為。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極。下。勁。能。復。暴。鳥。隨。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間。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鳥。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鳥。號。之。弓。也。達。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鳥。號。與。鶩。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

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

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罟。也。

詩云。施罟設網。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上。內。置。穴。中。乃。蠶。走。鼠。穴。猶。能。食。一。鼠。也。蟾。蜍。蠶。也。跳。行。舒。遲。捕。

聖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秦秦也益益益基也昔者夏鯀作三汜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

也八尺曰似縣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

胷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言攻戰之備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誠福業之基

城成則衝生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伊尹名摯鄩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金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是故革堅則兵利

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之臣也而金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

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喻法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歲未

於百步之外蔡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

八卦之風豪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

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

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注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

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

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

言乃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貞者常轉言乃寂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員輪丸之屬也。露空也。舟船之屬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胡堂月令曰。清風至則故曰自然之勢也。露讀科條之科也。

作分。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刺窮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

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面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鵬搏鷩。昆蟲蟄藏。蟄讀

什伍。草木注根。魚鼈俟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

聚木曰榛。造吉按說文。解字榛菽也。菽華也。華陳草復生也。一禽獸有苑也。苑草也。人民有室。陸處

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表。匈奴徐說。穢表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

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

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

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讀也。文身刻畫其體肉。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象鱗蟲也。短絺不綉。以便涉游。

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

尙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醢而已。北狄解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

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

枯槁。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鵲鵲不遇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鵲鵲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亡也。反本

也。猶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

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

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

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睚智故。

曲巧僞詐。所以僂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驪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

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類類不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

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情。得之性者也。達吉按天竺即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

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

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

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

穢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昆侖西北傾。陰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

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

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秦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

道。不在聖。治為也。聖不得為。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

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角。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術陰

師南歷城山也。境角。鈞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誦

讀人相境。境之境。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深潭。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輝讀其單之單。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

揮。同流饒魚之處。輝讀其單之單。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



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日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澤敦窮奇，叨修之等，理治也。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

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遺演燕亳，吾北土也。唯神化爲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

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

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

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

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

之謂天解。敗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達吉按：勝心虛而應當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

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

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縣孤寡不報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樂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

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達

吉按：古能字爲耐，耐與而通，故訓而爲能。易眇能視，跛能履，震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柔勝出於己者其力

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已者其力不能量也言柔之為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敵。兵強火也強則威威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木強則折是故柔弱者生之輪也

而堅強者死之徒也。不能徐詞也草堅則裂裂是也故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輪也

以謀故曰達也。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擻。指擻之所也趨舍之所也日以

月悔也。懷日至月則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

是也則蘧顯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

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

敗績則後者違之。躐躐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躐為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

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軌也猶鎛之與刃。刃犯難而鎛無患者何也。以

其託於後位也。鎛矛戈之鎛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鎛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

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幹也衆民皆所見實知者不能避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

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于時夫執

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為變不必待于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先之則太過。後之則

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歧嶢。歧。歧行也。嶢。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求也。富贍天下。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體也。濟通也。動相紛。而不可靡散。紛。紛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體也。濟通也。溶無形之域。而翔翔忽忽。區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也。忽。忽也。忽。忽也。忽。忽也。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也。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鴻。鴻大也。洞。洞通也。讀同異之同。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紛。紛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潏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也。夫無形者。物之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

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

萬物由之  
得爲人用  
肅然應感  
殷然反

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

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眞不

無根言。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

是故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

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

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俸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賞也音

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  
辛苦也而

五時之化不可勝觀也。變也。五色之數不過五。黑黃白青赤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五音彰矣。宮在中夾聲之未竟。才立而五音事也。亭平地昔也。故夫子曰稽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解詩視也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誤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

以者立而五以亭矣中央味也色者立而五色咸

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

天地。即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今若機。機若玉機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今若濁。濁而徐清。

仲而徐盈。澹令其若深淵。中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令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萬物之總。皆闔一孔。總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

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嗜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

欲也。故損其思慮。常勝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也。夫任耳目以

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

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環。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向恬和。故憂悲爲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道貴平。和故

中。屬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也。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

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

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最亂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收養也。

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也。悖謬。堅強而不韞。韞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達。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窮。在小體小在大體。

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追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達吉按。

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

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在南鄴華容也沙邱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聲。

羽鳳皇之別名也。德古按太平御覽引作鸞。鸞當是鳳。本馬融注左傳鸞鵠雁也。其羽如練。高實而條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鸞。鸞中央曰鳳。鳳故曰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

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臆得道而肥

其爲悲不憐憫傷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

穴也。唯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  
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鍾  
鼓。列管弦。管簫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傳旒象。傳著也。旌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朝歌紂都。鄩邑紂使師涓作鄩邑靡靡之樂也。故齊靡曼之色。曼美色也。靡陳酒行觴。夜以繼日。  
樂不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也。慕有所慕。恍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  
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須臾平。營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  
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  
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  
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  
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  
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  
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

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用也爲者敗

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

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

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

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

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曜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言相此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

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

自得其天性也一日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

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

游於江海裔裔傳臣也裔邊也傳馳要褻建翠蓋要褻馬名日行萬里要褻弱之弱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耳聽滔明奇麗激珍之音激揚珍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淫樂結

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諡新聲使師延爲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淫樂也必爲鄭衛之俗樂夫結激精楚以操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

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池也濱水厓也聖人處之不足

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

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榛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爲樞皆長一丈





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貞蟲。蚊行蟻動之蟲也。蟻讀鏡真蟲細腰之屬也。蠕動鼓作。鼓讀鳥鼓步之鼓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微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眊讀曰桂管然能聽。管讀疾之聲。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跼跼。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讀也。楚人讀蹟。爲蹟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千朝倒杖策上。其頭血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爲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隨也。終身運枯形于連蟻列埒之門。連行也。枯猶病也。形體也。連蟻

猶離樓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聲逾州陵連之連樓讀卑樓無松相之樓連吉按古無樓字連樓即連連也所謂離樓亦即屬屬也連屬蓋正字

而躋蹈于汚壑穽

陷之中。汚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

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曙猶鈍曙不知足類誘進也慕貪漠曙之漠曙讀總綽綽綽無開孔之曙也冀以過人之

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

入矣。神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

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

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

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

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 淮南子卷二

倣真訓倣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倣真因以名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言天地合氣寂冥體倣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仿佛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

無無蠕蠕。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

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莖。欲與

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離釋也龍莖聚會也兆朕形盛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

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霏。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

冥者也。霏讀紺續之續霏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萑薦炫煌。蠕

飛蠕動。岐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薦炫煌榮色貌也岐讀車岐輶之岐噲讀說不悅憚外之噲切摩也循讀也萑

讀曰唯也薦讀曰屨達吉接噲息各本皆作噲意唯讀本作噲致方言噲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關曰噲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日噲噲也噲噲有噲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噲息而改噲爲噲者非是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儲與扈冶。儲與扈治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閼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

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

見其形。汪讀傳失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

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姓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閒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

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寢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寢者不知也。若藏天

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揚擢無慮大數名也擢讀鑄京

之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鑄也還也一說範法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鰥爲鳥而飛於天。鰥

爲魚而沒於淵。方其鰥也。不知其鰥也。覺而後知其鰥也。今將有大覺。然

後知今此之爲大鰥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

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

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固牛食銅謂之銅象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殺其兄掩讀日奄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

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

各樂其成形。代更也。獸也。并五也。形謂成虎形人并讀并費之并。狡滑鈍惰。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也。夫

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

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通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

壯傷也。苑讀南陽苑。達吉按南陽苑即宛縣字也。古苑與宛同。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

之死也。剝之若槁。槁。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剝之猶濡。狡。少也。濡。濕也。經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

其鬼燒。燒。煩燒也。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登

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臻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

其寐不寤。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寤。志存仁義處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沌之中。神氣不蕩

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機槍。機槍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

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樂也。交被天和。食于

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藏。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感德也。茫。讀王莽之莽。

沈。讀水出沈。沈。正白之沈。於是上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

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總也。其道

可以大矣。與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矣。與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

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所。忘其志也。

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湯炎也。抱其志。

德而後於和氣故萬物維累言成熱也揚談供養之養

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

夫道

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

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

是故貴有以行令

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

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

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

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說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

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跋躍之術

跋躍猶躍也提挈人間之際擲擲挺捫世之風俗擲引挾利也提捫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

不正之道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

况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擻弊擻猶雜接

人言殺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

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韞琬象之狀耳聽

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韞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雲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

之谿臨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暖眩其岸而目眩也滑滑亂和德也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侖山也炊以

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

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計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許自膝以下膝以上也夫貴賤之於

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吉其也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

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緣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矯。矯敗也天鈞北極之

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一達吉

隆應縣為臨慮縣亦是南臨同唯體道能不敗。按古讀隆為臨故詩與爾臨街轉詩作隆街又後漢明帝許隆改

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太行石瀾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開也石瀾

皆險險也達吉按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致之注應即狂字也古狂望同聲凡古字通者

皆以聲同相通若狂與注乃字之誤耳古狂字作狂注字作狂後人但識狂不識古字狂因之傳說矣

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關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闕高大故

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

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

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

能解脫故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懼思慮不營。營惑也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特也簡大也達吉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鶴注云臺當作

臺字而本書用古文簡不用篆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九恭之尤是故事其

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也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散六衢。

散布于六設於無垓垓之宇。設也垓垓垓垓也垓垓人飲食太多寂漠以虛無非有為



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于物者不爲爲也。物以有爲于己者物已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

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煦。雨露

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間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陶鑄以口相呼之呼。是故槐榆

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德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二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

道所化也。德吉。微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

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園。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

申商之於治道。墨墨墨也。其術餘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野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向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

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固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

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

器。鑄讀如唾。視之視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

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

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條。

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有三葉同。達吉按梓古文。櫟字也。亦作

言梓餘也。陳鄭之問曰。櫟是梓。櫟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

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遠巢彭瀋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龍從聚合也。從巢彭瀋。從遠巢也。龍從英之

達古按太平御覽手作奈操彭顏與張寧近也

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淫焉

不與萬物俱淫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

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

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

然而奚仲不能為造

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槃

繼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

能復化已

涅礬石也母本也

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涅藍造化

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鑊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

鑊讀莫數之莫

由此觀之物莫

不生於有也

有猶往也

小大優游矣

言饒多也

夫秋豪之末淪於無聞而復歸於大矣

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聞聞孔言

蘆苻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

厚猶厚蘆苻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

則歸於華故曰反於敦

龐矣苻讀蘆之疑也

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

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達古按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圻

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襲微重妙挺桐

萬物揣丸變化

道之所能

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最

言道所化者大

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

夫與蛟螭同乘天機

蛟行蟠動喻微細也天機神馬

夫受形於一圓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

其命又况未有類也

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向也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

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

曉明也

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

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

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

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

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荷嘔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

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

煩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于塵

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

爲德德盜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希猶

鑲之以剗剛。剗巧工鉤刀也剛者規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度刺畫墨鑲鑲也所以

刻鑲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剗讀技之技圓讀詩駢角之獸也華藻華文也鑄

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

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矣有閒矣。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本性鈞也。鈞是故神越

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焉役德蕩者其行僞。僞遠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

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焉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盡盡而行無窮

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

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

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操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容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圖

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圖似虎而小一日仙人名也

馳於方外

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

夸父仙人棄其杖而為藟林也

妾宓妃妻織女天

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素性也

夫人之事

其神而矯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

事治也矯煩也營慧求索

名利者也宅離精神之宅也

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渴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

有色於外矣夫櫟木色青翳而羸瘡蝟吮

櫟木若屋木名也生於山剗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

象也羸瘡薄羸蝟吮目疾也

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

矯拂也

夫牛驥之瘠無尺之鯉

瘠瘠水也瘠讀延祐易問急氣閉口言也

塊阜之山無丈之材

小山也

所以然者何

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牛驥之瘠無徑尺之鯉龍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

又以無裹之者邪

無裹無形

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

此無有

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

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

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疾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

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

溷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漫無生形生

元氣之本神也故虛敖見若土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字居也

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

無眇崖之際

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攝懷東方之野目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遊錮也無眇崖時果因以為名也

是故聖人呼吸陰陽

之氣而羣生莫不顧顧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純樸未散也優優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倉射能一日落九鳥繼大風殺翼廢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是

非有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本德王天下芒芒廣大貌也吟吟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而知乃始昧昧瞢瞢皆欲離

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瞢瞢欲所知之貌也辭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烈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

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搏捥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搏捥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

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盱也是故治而不

能和下和德也棲遲棲遲也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榮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

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燒涖散機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揚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誣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却魯徒衆也弦歌鼓舞

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繁登降之禮飾絺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

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慚能離跂離讀離離無逢際也各欲行

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鑿是故百

類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於經荒之說也

姓曼衍於涇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

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撝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撝。撝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乃始招螭振鱣。物之豪芒。搖消掉捐。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捐。捐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許諾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牟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芻臠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連吉拔。中。字疑當作却。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者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也。言其獨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發。開。見。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

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

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

夫鑑明者。塵垢弗

能蕪。

蕪汚也。蕪讀倭。語之倭。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

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于亂。

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

返之。

越散也。事治也。

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

而求知之于耳目。

元光。內明也。一日。元天也。

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

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

人之游。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

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妻者。非簡

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妻。屬也。妻讀為齊。食。燠。暖之。燠。簡。賤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

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

無以趨行求者也。

以用也。

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外。棄也。

孔墨之弟

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

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偏。讀實同之。言。達。吉。按。說文。解字。偏。相。敗也。說。括。實。道。德。經。偏。偏。今。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

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

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

齊民。凡民。齊于民也。

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

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

誘。惑也。

辯者不能說也。

說。釋也。

聲色不能淫也。笑

者不能盪也。

盪。觀也。或作盪。不能使之盪也。

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

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天地之閒。宇宙之內。莫能天錫。開上下之方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閒而不究。扁猶闊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年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耳聽也。八風八足。燦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蠱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憺讀解憺之聲。憺定也。螭蟲嚼膚而知不能平。嚼咬也。瘡穿。夫憂患之來。擣人心也。擣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螭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灤水。灤水。遠古按孫綽修星術云。文選注引許君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灤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灤彼暴溢也。五字。蓋



本皆無之附。疇以肥壤。疇雍壤或作涼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枵。稂又况與一

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肩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

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

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也。達吉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

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黃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猶。平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龜同則鼎

輕。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

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道也。或作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

以人得自樂其間。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

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

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折解也。剗解

也。臨鬼侯之女。殖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

其敵。當此之時。堯山崩。三川涸。堯山。蓋在南陽三川。涸。涸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飛鳥斂翼。走獸擠腳。

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擠腳。無不被害也。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

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

齊民乎。齊民。言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

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

達吉按反太平御覽作化

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

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嘗沒爲閭閻趙魏東城門閭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趙便往視門閭閻者問之趙對曰如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閭明且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便爲閭與

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閭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

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者也蕭艾穢草皆喻不肖

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

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

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

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

兩者 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韓 舜之耕陶也。不能

利其里。所居之里 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 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

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 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

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情靜之性故能明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拓桑也谿子爲弩

東也以拓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 越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艸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

日谿子購鄭國爲弩匠因以名也 越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艸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

其水不能獨浮也 今燭鐵機而在上。亡罟張而在下。雖欲期翔。其勢焉得。燭弋射身短矢也

高飛翼上下曰翔 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

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誠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

列故曰慕遠也 慕遠也。



# 淮南子卷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諸事皆謂以禮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翼翼瀾瀾無形之貌洞讀與洞之洞瀾讀以鐵頭研地之鐫也道始于虛

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

本作漢謀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一作易

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囊精爲陰陽。囊合也陰陽之專

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

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

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虛顓

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

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

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

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

露。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



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營室一名玄。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衡之分野。

西方曰顓天。顓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顓。天或作昊字，達吉按俗本此字皆作昊，惟讀本作顓。其星胃昂畢。昂畢一名大，婁魯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井。觜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天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

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野。輿一名韓火。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轸。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轸一名韓尾楚之分野。

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

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顯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外託祀於南方之帝。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

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

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己土也。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

日戊己。宮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

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

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

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

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

歲而周。周，猶變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

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

此皆所以

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

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

歲而周。鎮星一宿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

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

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見効出以辰

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

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飢也。建吉接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饑饑也。饑穀不熟也。附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

十五日。條風至。夏卦之風。名爲爲也。一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管也。明庶風至四

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祝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爲弦也。景風至四十

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墳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闐闐風至。兌卦之風。也爲闐也。闐闐風至四十

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響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條風至。則出輕

繫。去稽留。立春故。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疆界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

帛。使諸侯。立夏長養有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有德故賞有功。封建侯也。涼

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處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闔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

國君猶儉故去鐘。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

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備開梁也。刑疑者于是問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

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

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

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園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

者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

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

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

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

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

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

百六十一日而復舍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丑寅辰

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為維也。西南

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牟之維。常牟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感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牟之維。達吉按常牟即相牟

亦即徐仲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牟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牟皆是也亦古字通用

西北為驪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驪始通之故曰驪通之維。達吉按驪各本皆



作隱疑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

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

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光長故曰德在野日冬

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參偏一

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

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

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

疏澤而出也石蠟始鳴半夏生蠱蟲不食駒犢鷩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

精五色之精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

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

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

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

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

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市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十五日

度者二十九百三十二至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

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陽而藏無有射也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

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在也陽在成其功故曰南呂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也故曰夷則也加十

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於聚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聚聚而感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

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加十五日指乙則清

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

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發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

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簇族也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

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

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

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

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癸。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徒嚴道。道死。子雖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縵好童童。一斗粟飽盛盛。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也。紀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

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以後年

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

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

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

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

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豎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者木王故毋

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職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

則養老鰥寡行將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

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剛罰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燭丙子氣燥陽戊子

氣溼燭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水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

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殲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戊子干丙子震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庚或為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

丙子干戊子大旱。荒封燠荒蕪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壬

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

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是也。戊子于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于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

子于壬子。星隊。隊除。戊子于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于壬子。冬雷其鄉。季

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二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霜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

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是

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

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

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登于扶桑。爰始將

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腦。諸泉之腦也。至于曲阿。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日明。且平。至于會泉。是

謂蚤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會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會泉。至于桑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燕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對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邱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

小還。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餽時。悲谷西南方之大穀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至

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至

于經于涸泉。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經于涸泉。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處春故曰下春。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領于連石。至于悲泉。

愛止其女。愛息其馬。是謂縣車。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四句引作愛止義和愛息之端是謂縣車

至于虞淵。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靜于虞淵

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曉曉經細柳入虞

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

蒙谷之汜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

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

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

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旋月從一

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

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達吉按本皆作萬物蟄蟄本同。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

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族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族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

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

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未。未昧也。律受

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林鐘六月律昧作昧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

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夷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

南呂者。任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

鐘吉按太平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無射九月律鐘十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日規始於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入窾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稟定。稟定而禾熟。稟禾德聚乎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稟讀如詩有繼有虎之繼。古文作秒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蓋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稟之稟當之以通。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餘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鈞。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鈞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



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謬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鵠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西。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鶉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西。歲名曰作作讀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闡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因讀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鶩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也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入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星宜言日

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天臺  
季春之月在這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

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

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建吉按三十三本葉近山與鬼四柳十五  
本作三十四字非今以彙書改正

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

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嵩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

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本處  
柔涼也

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  
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剛故  
故繕兵也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剛固水澤陰故剛彊也  
建吉按太平御覽則作堅注同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

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建吉按太平御覽  
下有注云衰疾也十一歲一康。康盛也  
建吉按太平御  
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荒不

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

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

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建吉按代諸本皆作說謹據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已亥韓也。己酉已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鼓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二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大荒落之歲。

也方萬物盛感而大出霍然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

驗剛也。敦牂之歲。敦牂敦感壯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

午在戊曰著雉。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雉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

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維也。涒灘之歲。涒大體緒也言萬物皆條

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二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

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

日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煙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

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默。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默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窩伏以迎陽。歲

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敦敦也言陽氣皆渾沌萬物牙孽也。歲大

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

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

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

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

表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 淮南子卷四

墜形訓

紀東西南北山川穀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類篇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東南辰爲農春后稷之正南次州曰沃土沃或也五月建午線極或發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

穀成大故正西并州曰并土并給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并州曰成土東北并州曰隱土并給平也氣所隱故曰隱土也正東陽

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

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爲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流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

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開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榮之居左河師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北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

塞曰太汾繩廐荆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大汾在晉繩廐今宏農繩廐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穀阪宏農

郡繩池穀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雁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渾源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

越之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鴻湖池陽一名具區達古按具區左傳作具圉疑字誤晉之大陸大陸在吳

焉而死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發秦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雒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



隅。海隅猶崖蓋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趙吉按黃阿澤即廣阿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

風。東北曰炎風。良氣所生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南方

曰巨風。艮氣所生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北曰颼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

曰閭。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出昆

命東北際赤水出其東南際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露州紅水出岷山在蜀西微外淮水出桐柏山南陽平氏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一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東西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

徑三千里。陸徑表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太章豎亥等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腐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掘昆侖

虛以下地。掘為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經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昆侖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

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

其南。絳赤色。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

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

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牆一頭在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在旋宮可轉也。故曰旋室。縣圖。涼風。樊桐。在昆侖闔闔

之中。謂閩昆命虛門名也。臨江涼風。其詞。是其疏圖。疏圖之他。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

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命東北。陝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

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命由地中行焉。導而。赤水出其東南陝。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泮水出其西北陝。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泮水經隨西氏道東至武。

之邱。或上倍之。假令南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

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太帝扶。

木在陽州。日之所曠。扶木扶桑也。在陽谷之南。曠。猶照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

廣南方。廣南方。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

日直人上無景。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山。上天。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未端也。若。

日狀如蓮華。晷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九州之外。乃有八殯。

亦方千里。殯。猶遠也。殯。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

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建木按古讀元。

其從元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西南方曰諸資。曰丹澤。

爲穴之證。元穴相同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

臺。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

澤。北方多雲水。故曰澤也。凡入殯入澤之雲是雨九州入殯之外而有入紼。紼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紼也。

亦方千里。自東北。北方曰和邱。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達吉按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東方

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

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嶺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饒。曰炎土。焦饒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作焦饒人長

三尺衣冠。冠帶劍。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邱沃。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也。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

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入紼之氣是出

寒暑。以合入正。必以風雨。入正入風之正也。以風雨入紼之內。入紼之外。乃有入極。自東北。北方曰

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水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

明之門。東南方曰彼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說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

山。曰暑門。南方咸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閼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咸備。將可及。故曰閼闔。大也。閼闔也大聚萬物而閼之。故曰閼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幽閼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閼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入

極之雲。是雨天下。入門之風。是節寒暑。入紼入殯入澤之雲。以雨九州而

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笑者。有醫毋闔之珣玕琪焉。醫毋闔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

笑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笑者。有梁山之犀

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笑者。有華山之金玉石焉。金美金也。石金玉之石也。華山今在崑崙山南。

西方之笑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笑者有昆侖

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請斥邱之文皮。虎豹之皮也。傷無終子傷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也。請和諸戎是也。中央

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藹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怨物消焉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微故

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偃。自北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達吉按太平御覽腫作檀有注云岸下下淫腫。

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下面衍者爲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衍作廣注云下面平者爲廣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北方有不釋之冰。有不死者北

與此  
解同

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

西方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  
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

淮南子 卷四 墜形訓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

錫禮早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漠中也燕秋分

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錫禮早作土龍以象雲龍即此注而小異。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論隨也是故堅

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德細之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

者善游能寒。魚龍鱉黿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羸。熊羆之屬是也最

內羸於中國。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達吉按唐馬總意林引此云食水

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羸。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

明而壽。魚蛇之類。王喬亦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人也是也。與本文不同。蓋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淳

即併附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羸。并兩語為一其。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

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真蟲諸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

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日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

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龜。龜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達吉按大戴禮記作禽鹿麋鹿故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

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

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

達吉按大戴禮作蛤

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達吉按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

介鱗者夏食而冬蟄。

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龍之屬

鼈吞者入竅而卵生。

鳥魚嚙咽者九竅而胎

鳥魚嚙咽者九竅而胎

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

膏豕也熊羆之屬無前足從前起也

有角者

指而無後。

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足從後起也

達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

畫生者類父。夜生

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

達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

夫熊罷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

宜砥。

砥者卓石也

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濛而宜麻。汾

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

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鵝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

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

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臍。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

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偻脩。頸叩行。竅

通於鼻。

未偻脊也

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鹿犀。

鹿讀近細經之經

達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名並有急氣讀口讀字

之說蓋當時有其法即開魏音反語周沈切韻之漸矣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

達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名並有急氣讀口讀字

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

翕讀齊

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

焉。

淮南子

卷四

墜形訓

六

一

六

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也。龍口言乃得。禽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豆。多大馬。傳曰北土馬之所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

肥。數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秋死。金王而死。菽夏

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齊冬生中夏死。齊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木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

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

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在中央故為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

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

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也。變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

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

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

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肱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

日肅敬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奇

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匈

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東南之野。

總交股民創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孝賢習而寧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言相曉一說舌本在舌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

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性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皆南方之國也

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國士故大人也君子國已說在上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吸地也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而烏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

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程疎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歧踵民句嬰民歧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民

九嬰民九合即糾合此讀句為九之證一目民一目民在面中央無瞳民其人蓋無瞳也北方之國也捷吉捷吉按古句九同聲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

瓊魚瓊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瓊讀如詩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捷吉按古句九同聲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捷吉按古句九同聲爰有

遺玉捷吉按遺玉說文解字作璽玉青馬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生日果日果在地曰日和邱和邱

在其東北隅四方而高曰邱聲所自歌風所自舞故曰和邱在無繼民東北隅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夸父神獸也飲河傾不足將飲西海未

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濯衣之夸父夸父神獸也飲河傾不足將飲西海未棄其策是為鄧林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傾不足將飲西海未

而厥林崑崙崑崙水也一日仙人也崑吾邱崑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軒轅邱軒轅黃帝有

在其北方巫咸知天立登保之山陽谷樽桑在東方陽谷樽桑陽谷日之所出也樽桑有娥

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娥有娥國名也不周山名也簡翟簡翟如簡高之簡簡翟建疵姊妹

是為玄王玄王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流沙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樂民擊閭在昆侖弱

水之洲水之洲水可居曰洲三危三危在西嶺宵明燭光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所照方千里淵水中所居者燭光

淮南子 卷四 墜形訓

六三



所照者  
方千里  
龍門在河淵  
湍池在昆侖  
玄燿不周  
申池在海隅

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  
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山之別名  
冀堯都冀州冀爲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雁門

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龍街獨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

爲冬呼爲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壠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閒。南方人死

復生或化爲魚在都廣建本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二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

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紅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

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嶺過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雖

**出荊山。**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縣原靈州侵也。達吉按雖出荊山雖字誤當爲落古字作維故誤爲雖

也荆璽原營卽種璽原古字荆璽相通璽則字之誤也孫綽修謂梁古文作漆形與璽近後人多見璽少見漆因之而亂耳

淮出桐柏山。雕出羽山。

桐柏山在南陽清

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揭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達吉按錢別駕云鹿苦地理志作鹿谷甚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

字以爲出於山。大要谷地理志以爲出大鵬谷。要鵬亦形近亂也。山海經云鵠戾之山。鼃水出焉。水經同蓋鼃鵠。下流互受。故以鼃水所出之山爲鵠。鵠所出耳。鼃包水經作發鳩。古字鳩或爲句。句與包形近。亦聲同。因字因聲。

故亦通用  
擢謫亦同  
濟出王屋時  
細沂出臺台術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細沂皆  
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  
落出獵山  
獵山在北

汶出弗其弗其山在北海朱盧縣東達吉統合於濟按弗其地理志作不其弗不通用漢出蟠冢

經出薄落之山蟠冢山嶺縣西北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雋州入紅薄落之山一名斧頭山安定地經縣西禹貢經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渭出焉鼠同

穴伊出上魏鳥巢同穴山在陝西首隴西南渭水所出秦會於潏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雒山名處則未聞達吉按渭水諸書皆作雍州侵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熊耳

遼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

高嶺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  
維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

股出嶠

山鑛出鮮于涼出茅廬石梁鮮于茅廬石梁皆山名也 陸吉按郭璞山海經注引此作蘄出鮮于汝出猛山淇出大號

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汾南定陵縣汾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達吉拔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皆作邛致河內無邛縣當作共故改之

晉出龍山結

給合出封牟。結緣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牟山名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都鄆西南釜

水所出南潯入漳其原滂湧正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  
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侵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是達吉接孫儒修云魯平疑當

泥塗淵出霸山。橫讀人姓  
橫氏之補維濕北流出於燕。

流於北燕外也遼古按線別駕云維風濕字當作溼溼水出右北平凌靡縣東南至無  
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理志即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  
諸稽攝提條

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良爲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

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諸比。涼風之所

生也。謂此天神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

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築兩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寢生海人。寢人之先人。海人生若

菌菌藟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寢寢吉按此字讀本作容恐非是故從各本仍作寢者生於庶人。羽

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

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

獸介鱗生蛟龍介鱗蟲之先蛟龍有鎧甲之龍也蛟龍生鯢鯢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

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分國也龜之先先龍生玄龍玄龍生靈龜靈龜生庶

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

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燠介。燠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

形而蕃。會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闕。日馮本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

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

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浮草之先也。龍言屈守之誤。

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德吉按太平御覽御作御下同下有注云正土中土也其氣上曰埃中央

也。埃天五百歲生缺。德吉按太平御覽作缺注云缺石名也中央缺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似與黃金下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黃

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頰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

龍。黃龍入藏生黃泉。德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句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

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與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德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會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

青會八百歲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本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

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

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德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有注云壯土南方之土。赤天七百歲生

赤丹。德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砂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丹七百歲生赤頰。赤頰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

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達吉按太平御覽地下注云丹砂不化爲白而可以爲金故曰赤頰也。曾有誤字而無致。赤金子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方土地。白天九百歲生白鑿。白鑿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歲生白金。白鑿鑿石也。白頰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牝土北方土地。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頰。玄頰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子卷五

時則訓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類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勝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律管

孟冬注謂則有者是也。因從之。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陽甲散散為鱗鱗也陰衰

陽發萬物太蔭地而生故曰太蔭其蟲鱗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發也羶物鑽地而生羶本香體其祀戶。祭先脾。

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日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達吉按錢別鶴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脾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

在心之中博士說以為火藏致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

本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肝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毀

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

却故祭先脾腎也脾也俱在兩下脾也心也肝也俱在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家

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則有據也若反其說不死稱劉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

以心為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博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

必是許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鰌祭魚。應陽而動上

負冰也鰌鰌也是月之時鰌祭鰌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

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北過周洛至漢中孕卵數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馬八

尺已上服蒼玉。建青旗。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服八風水。饗

其燧火。取銅鑠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水燧之火吹之其讀該備之該也達東宮御女

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

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達古按各本此下雜用呂氏春秋往語唯藏本如

是知藏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

布德德施惠也慶賞賞賜予也省徭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

率使也迎歲迎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

用牡。

祠位壇場辟疆之位也留圭璽也續鬼神求福也省徭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禁伐木。

春本王嘗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麝

毋卵。

胎獸胎未育者也麝子曰天鹿子曰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

故草木不句萌

擇元日令民社

元者象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

以爲民神歲時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

聲蟄蟲咸動蘇

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

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

且發聲

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將也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以雷電者生子必有精鬱通精凝在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

度丈尺也量金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也

端權槩

端正也稱經曰毋竭川澤毋漈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

大事戎旅征伐之事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是月尙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京帛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仲春陽中也陽氣長登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

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

月官倉其樹杏

二月與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核在中象陰在中象陽布散在上故其樹杏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

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中

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姑洗也洗新也是月陽氣

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

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屬鼯鼠也鴛鴦也青徐謂之鴛鴦黃鸝之鴛

虹始見

萍始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襲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

于青陽右个

東向堂南頭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



覆而視之恐有穿偏也 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烏始安也自冬至此而

五覆五反順之至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

陽氣發泄布散也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

窮振乏絕無財曰貧無寡孤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時問禮之將與為治也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

行視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

獵畢弋罾罟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捕也弋也罾射也罟也弋鳥與罾罟也詩曰

麋鹿罟罟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饑獸之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食

之鳴鳩奮其羽戴鴛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具撲曲宮筐撲持

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聲也青徐謂之由員底曰筐方底曰筐皆受桑器德吉按三轉謂之撲發

別駕云當作三轉謂之撲孫希修云撲即曲聲說文解字曰專六寸簪也三轉或當作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

兩說無可定從姑附之俟致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

革筋角筋餘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

乃合牒牛騰馬游牝于牧牒牛特牛也騰馬騰駒也騰善將羣者也游令國儼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磔散也室中區謂之區區之聲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行是月令

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

上疎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令陽之令氣不和故民行

肅也疾疫用藥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二月官鄉。

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日婺女中。翼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婺女一日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感

德在火。其蟲羽。其音徵。感陽用事徵羽羽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日中且其數

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感陽用事徵羽羽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日中且其數

七五行數五火。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同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祀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肺

也。祭之肉先用所勝。金也祭之肉先用所勝蟪蛄鳴。邱蟪出。蟪蛄結蟪蛄蟪蛄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枯樓也

而實曰秀。苦菜宜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駟。服赤玉。建赤旗。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

入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戰。

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戰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感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

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

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貴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孝夏刑以命太尉

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于人為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

長養。繼脩增高。無有墮壞。毋與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

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堯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家嘗麥家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

草死。是月陽氣極盛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草歷之也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感於上及五月陰氣作於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感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

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行水敗壞其城郭好時適行之應也

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續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養之令故致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

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否同後季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且

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糴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

至蟪蛄生遠煩世謂之天馬一名鵲始鳴反舌無聲鵲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勞至應陰而鳴殺於本傳曰伯勞氏可至者反舌

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

旗食菽與雞服入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等笙其兵戟

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韶聲琴瑟管簫調竿篴飾鐘磬

簫一孔似簫今之歌簫是也簫聲也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戈戟屬也羽舞者所持翽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

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與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

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釜以含桃釜進也含桃爵所食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祭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

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毋暴布火曝日暴暴布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願開氣數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索

索不征稅也也挺重囚益其食也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爲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

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騷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騷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長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

陰之所成事無從營先請說而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也半夏生半夏榮中夏藥草也本

瞻望登邱陵處臺榭續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屋曰臺也仲夏行冬令則電霰傷穀

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雨水故道險隘不通利暴害之兵積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

臘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本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

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實仲夏行秋成之令故草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

榆未開也達吉按太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日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暑時

是月平日時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其蟲麋其音

宮羽落而為麋蟲轉為之長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也是月陽成陰起生養萬物其味甘

其臭香土味甘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涼風始至

蟋蟀居奧蟋蟀時蛸也蛸也詩曰七月在野鷹乃學習腐草化為為蜩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蜩

讀奚經天子衣黃衣乘黃鸞服黃玉建黃旗黃旗土色也黃食稷與牛稷牛皆

風水暴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喻無所生也一

御覽引作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乃命漁人伐蛟取鼈登龜取龜龜人掌龜官龜

蛟龍皆魚屬也龜可作鼓詩云鼃鼓於澤龜可作樂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

樂指於鼎臂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佚吉凶入宗廟食之故

言登達吉按鼃鼓於仲詩異本令傍人入材葦傍人掌池厚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秩芻以養犧牲。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素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後世也

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也

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

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桴鸞厚席蓐

達吉按說文解字釋字從死在蓐中一其所以薦之此云厚席蓐者蓋言葬葬故下云以送萬物歸也

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

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黼青與

黑為黻黑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質美也良善也

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

宣猶也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

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

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

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極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為糞矣土疆土分畔者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

實解落多風敕民乃遷徙

春本王本注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風吹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

行秋令則邱

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

邱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稼穡不熟也陰氣迫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達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為敗在是即生子不育之

義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

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保聚

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斲未聞也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

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

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

金王西

其蟲毛其音商

金氣寒候者衣毛毛蟲虎為之長而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

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

其味辛其臭腥

金味辛也其祀門祭先肝

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是時乃始行殺戮

天子衣白衣乘白駟服白玉建白旗

白謂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駟建白旗建白毛之毛謂日麗謂見及建白

雜曰白馬 食麻與犬服入風水 雲和遠火 西宮御女白色 衣白采 撞白鐘 金王

虞西也其兵戈 遠吉按太平御 其畜狗 朝于總章左个 以出秋令 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

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 聖引作其兵銀 求不孝不悌 戮暴傲悍 而罰之以助損氣 萬物而寧明之故曰總章

行是月之金狗金畜也 求不孝不悌 戮暴傲悍 而罰之以助損氣 陰氣立秋之日 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 西郊九里 還乃賞軍率武入於朝 軍將

也武勇者 功名也 命將率選卒厲兵 簡練桀俊 專任有功 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 順彼

四方 順循也四 命有司脩法制 繕囹圄 禁姦塞邪 審決獄 平詞訟 決斷也 天地

始肅 不可以肅 肅殺也殺氣始行也 是月農始升穀 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 升成薦 命

百官始收斂 孟秋始 完隄防 謹障塞 以備水潦 脩城郭 繕宮室 是月月闕于畢俾滂

毋以封侯 立大官 行重幣 出大使 行是月令 涼風至三旬 其侯列土封邑也大官

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 孟秋行冬令 則陰氣大勝 介蟲敗穀 戎兵乃來 孟秋陰也復

氣收斂皆所不宜行也 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 陽氣復還 五穀無實 春陽亢燥而行其令

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 穀也陰氣分故戎兵來也 行夏令 則冬多火災 寒暑不節 民多瘧疾 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

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 行夏令 則冬多火災 寒暑不節 民多瘧疾 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

令故敗穀令無實也 七月官庫其樹棟 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棟棟實風皇所食今

多瘧疾瘧疾 塞暑所生也 招搖指西 昏牽牛中 日鬻蒿中 塞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當

月 招搖指西 昏牽牛中 日鬻蒿中 塞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當 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 其蟲毛 其音商 律中南呂 其數九 南任也言陽氣居旅而 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

腥其祀門 祭先肝 涼風至 候鴈來 玄鳥歸 羣鳥知 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過周維南至 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蠡所也羣

鳥細寒氣至羣鳥肥感試其羽翼而高細細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達吉按 諸家籍籍皆曰同飛唯高氏以爲大飛不動亦曰六翮不動又曰翼一上一下曰翮義更精

天子衣白

衣乘白駮服白玉建白旂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

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 大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是月也養長老授

几杖行樽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劊參草養曰劊劊養曰參案其養 書閔租之參讀官學之官視肥臞全

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饑以御

秋氣穰餘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 爲害饑饉之難氣或作兵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無日邑都曰城邑曰縣穿竇塞脩困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涇也穿竇 所以盛穀也審讀審讀人物之審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倍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竭竭涸或作 咸感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

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暾之仁故草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

水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懼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

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冬寒氣激之令 故有風災又冬開

故蚤蟲不藏使五穀復生 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我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卒 否大夫爲中軍尉柘說未聞也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草木蚤死也 昏虛中且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日中於南方也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無射

禮樂上升降舉下隨其動隨陽而轉無射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

是月時候之屬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雀其父母也

宇之聞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

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殺獸四面諫之世謂之祭獸戮禽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駟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

灋柘燧火西宮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

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

命有

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節書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天子籍田千畝共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

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

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

堪其皆入室

詩曰入此室處是也

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

宮吹笙等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丁日入學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鄉五鄉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達吉按注學宮本或作學官爲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

度

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

乃教於田獵

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

七鵬咸駕戴桂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

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正曰門內之垣謂

之樹垣

司徒摺朴北嚮以贊之

摺插也朴以敬尊也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敬尊之也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

弓操矢以獵

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

命主祠祭禽四方

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

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

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乃趨獄刑毋留有罪



僂伏也。青州謂伏焉。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日

倭無語言當斷也。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孝之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

飢寒與不通利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結陰奸謀所生故多盜

賊使邊竟之民不安寧也則。行春令。則暝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暝風至民氣解惰

也水干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修守備故曰官。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

危中。日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七。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

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履胡也。律中應鐘。其數

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

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左內。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始也

蜃蛤也。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食黍與稷。服入

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其兵鍛其畜斲。斲者

象陰開。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命有司脩羣禁。羣禁皆使有

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為羣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羣。斷罰刑殺當罪

罰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而殺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

無父曰孤無夫曰寡。是月

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封也。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營邱壘之小大高薄。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邱壘冢也。小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建吉按堅致。致禮記作功。致故在云。功牢也。致即密緻之錄。古無緻字。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字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誠。鹽會之鹽。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祭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勁強貌。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放。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象陽氣布散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于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也。小兵。戰起。陰賊來侵。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開講武。故官司馬也。檀。陰木也。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合益壯。地始拆。鵠鳴不鳴。虎始交。鶉始鳴。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也。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天子衣黑衣。乘鐵臚。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稷。服八風水。饗

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南

央室故曰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蜃則

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達吉救有諸。本皆作又。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

在上民入空閒。命奄尹申官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救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

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會主。酒官也。酒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會。會讀倉豪之。會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蘖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

瘡必潔。水泉必香。瘡。漬也。瘡。次必令主。潔也。水泉香。則酒。會也。潔讀審金之審。瘡。次。火之瘡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

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龍興雲雨。故祀之。是月也。農有

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阿。大加。阿也。山林薮澤。有能取疏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禁。絲竹金石之聲也。色。貪欲。監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

性。閑情。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蟷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邱。蟷蟲也。水。欲也。

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塗闕庭門閭。築囹圄。

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

獨相干故氣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瓞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用水水金用事。

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發伏生。故蟲螟敗。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

一。月官都尉。其樹桑。冬成軍師。故官都。其樹桑。其樹心。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書。中。日。在。斗。中。書。白。

虎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辰東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珥律中大呂

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

也黃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

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向將至北雉雉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雉向求其

雛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

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蕋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鐵其畜鹿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室也命有司大饗頒礫出土牛大饗

逐陰驅疫為陽尊也蜀漢四面皆瘴大爭以獲四方之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天子親往

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合耦命樂師大

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療是月也日窮于次

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次窮於牽牛中也紀鐘藥於故宿也星周令靜農民

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

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犧牲布賦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

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蚤降介蟲為雉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為雉災金氣為兵故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

國多癘疾命之曰迎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登夭傷國多癘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迎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消治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

盡刑讞故讞官也櫟可以為車轂歲刑讞故讞官也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

西界海水西時朝辭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德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礪石在東北海中朝辭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德吉按太平

地。青土樹木之野。德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所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句芒氏東方木德之帝也。

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者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故曰北戶孫。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北戶為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孫戶。貫

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祝融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德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亦帝著明審誤也。祝融融工也。萬物感融長屬而工也。程文舉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即是高辛家耳。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

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也。中央之極。自昆侖東

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山。言兩山未通也。德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恒山北岳。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

道。江出臨山。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德吉按漢書注云有注云禹以息土堙洪水。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

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為土神也。德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置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

明而不可。包裏覆露。應陽也。無不懷懷。薄犯無私。正靜以和。行釋鬻。養老衰。弔死閭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沅羽。西至三

危之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德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弱水弱流羽毛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少皞貴帝之子青陽也名義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脩死祀為金神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少皞白帝

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

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

法應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

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時曠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令正作令

止注云令止有凍寒積冰雪霜霜霰漂澗羣水之野

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頊黑帝號顓大言陰用事

二千一千里顓頊貴帝之孫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頊黑帝號顓大言陰用事

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

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幾終也 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

必固天節已幾

毋發藏毋釋罪

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

孟春始贏孟秋始縮

仲春始出仲秋始內

仲夏始至仲冬始短

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故正

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

木不脫。不脫葉稿著 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

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十一月失政。

五月下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 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或陽 發泄也行秋

令水。水生於申 故水也行冬令肅。象氣 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本 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 蕪也行冬令格。

格故也 象冬肅刑 恩澤致格不施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 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 榮多也行冬令耗。耗 落也冬行春令泄。

象春氣布 散發泄也行夏令早。早 炎陽行秋令霧。秋氣陰 亂故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

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 正準者所以準萬

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

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

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

大以容。達吉按廣大以容明 本作廣下以容衆非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 本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

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 挫折也施而不滯。流行也 滯止也易而

不穢。發通而有紀。紀 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說。怨惡

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 正詩評 職之評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圯。復 還也 圯 轉也

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 簡寬 舒之貌規度

不失。生氣乃理。氣類 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

建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矩而不責

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程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愎。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柔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淫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 淮南子卷六

覽冥訓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  
遠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類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瘞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頃鬼類變戈以舞也平公晉庶女悼公之子彪也遭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爲病而大旱

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遠嫁姑益不肯女

殺母以報寡婦婦不能自明冤咎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尙棄權輕飛羽

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

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武王

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飲水而死其

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旆瞋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

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擣之

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逆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謂對戰合衆時也擣日令反却行三舍

令次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

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實成上通爲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

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爲武建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爲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尙猶若此

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養雲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入形。

外直偶與人同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而心未嘗死者

乎。心未嘗死者謂心與道同者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琴瑟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吳猶

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喟流涕狼戾

不可止。增重也歎喟失聲也狼戾猶交積也歎讀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

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可舉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入笑。

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而詹何之驚魚於大

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驚驚來夫

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本風也

故酒醉而湛者滂沱物類相感也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吐絲新

急故絕也吐或作吐吐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連見於外如現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連而己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連讀連圖之圖也連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圖守則月運出也以畫草灰隨蠶下月光

彗星為變異入之害也類相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有軍事相圖守則月暈以虛灰覆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殘也

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為之君臣垂心則背謫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雨邊外出為背

現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早雲煙火潑雲波水各

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早雲九陽氣似煙火潑大滴水也雲出也潑散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

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物之謂物類相感者從太極家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其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覺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乎然以掌握之也雖能覺其忽恍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

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

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與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

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

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私就也夜行陰陰行

爲則夷荒言行神化疾於馳傳故能行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以糞老

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

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忽逢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

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別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爲石別其右足

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則而重割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

王在秦後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連吉敘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蓋近山茅一桂二本皆有謬本無今增入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

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

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

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嘗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買之後也。言一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

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蠶置漆中。則敗壞不燥。

不在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

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

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峽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峽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焉胡縣。晉山窮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

冶生而鐔鉤之劍成。區讀歌聲之聲。區越人善冶劍。工也。鐔鉤古大統劍也。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以貪

也。太公竝世。故武王之功立。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

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也。忽然交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章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章之實象。遠章之實象。

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條魚。條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

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謀。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故萬化而無傷。其得

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乃得道者也。今失調弦者。叩宮宮應。彈

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

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皆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

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也。純醞以倫。鈞陶以

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

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棲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

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蟠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

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威動天地四海之內聲震海內悉畏之也

熊黑匍匐邱山磐巖虎豹襲穴而不敢

失木枝。欲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欲發長尾而叩鼻又抆直蛇鱗之類乎。鳳皇之翔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澹草木不搖。而燕雀

之爭於宇宙之間。  
 燕雀自以爲能倏捷於鳳皇也。倏或作訖。宇屋簷也。宙  
 檿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達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

似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會稽高也。逝猶飛也。一日同也。翼一上一下。曰翔。不搖曰翅。外猶表也。達吉按古會與層通。

圖。飲砥柱之湍瀨。瑤圃在崑崙之上，瑤圃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浮水至疾，輒崩，皆激湍急流。潼回。

尚侔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

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也。或作絕徑絕歷也。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糧羽翼于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

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又况直燕雀之

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

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清也。造父羸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

上車攝轡。馬爲整齊。

九二

而斂諸。整齊不參也。斂諸，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

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沒也。言法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轉動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

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錯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

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精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

耀而玄運。耀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北限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

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屬得之，過去也。健識貴道之過。軟鷩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日軟姑餘，山名在吳縣，鷩鳳皇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軟鷩雞於姑餘山也。

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疾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不能及故言投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及。騁，發也。騁桑日所出也。落，雲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

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

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於胷中，喻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

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

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凶，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

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

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闕。闕，開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

相讓以財。言所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

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鸞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止也麒麟

游於郊游行也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龍背上有角壽于歲阜也諸北僭耳之國莫

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也莫

分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猛獸食顓民顓民鸞

鳥攪老弱攪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虞舜治者也三星時天不足西北故神之師說如是斷鼉足

以立四極鼉大龜天墜頃以鼉足柱之楚辭曰鼉鼓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故太極殺之以止雨濟州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蟲顓民生背方州抱圖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寢四寸也而臥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戾

害民物之積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眊眊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眊眊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

以為牛其行蹢躅其視瞑瞑蹢躅蹢躅之貌惘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

所求翹翹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

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泉下壚土也名聲被後

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交暉也乘雷車服駕應龍膠青虬駕應龍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聘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蘿列圖籍以為席尊一說蘿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後其車白螭尊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帝靈門也



窳穰休于太祖之下。窳穰穆和休息也。太祖穆之太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

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達巧詐也。

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仁義道不復脩，飾之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

推轂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與舉舉事戾蒼天，發

號逾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

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諫曰諫，曰同無道危行，言極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也。

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

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效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

而不附，植社槁而塤裂。言不種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犬羣噪而

入淵。言將毀壞犬失其主，故噪而入淵也。一說言犬溺也。豕銜蓐而席煖。豕，畜也。一說銜蓐自膳，入之煖言。笑人挈首墨面而

不容。挈，首也。頭也。言與髮并，故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曼聲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毀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

其哀，猶不聽其樂。言時亂道壞不盡在哀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稱傷

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飛鳥毀翼，走獸廢腳。言翼毀翼也。廢腳，廢蹠也。言蹠無

波熱美材也。往水停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蒨。莎，草名也。莎蒨，讀如

也。金積折廉，壁囊無理。金，氣積聚折其聲廉也。壁，文與重音用。磬龜無腹。磬，空也。空，無腹也。言

樂為無道不備仁德，何故去龜莫得吉兆也。時曰掘，黃帝日施。易曰再三損，黃帝日施，謂見不吉也。晚世之時，七國異

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楚莊王與晉之戰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秦韓魏趙燕秦皆姓田縱橫聞之

舉兵而相角蘇秦約縱連橫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合為橫故曰縱成則楚王景成則秦帝也攻城監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輪端馬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殺取其餘銳收其散尸聚土而壘之以為京觀故曰高重京觀也除戰道

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戰百人行伐一反得勝是故

實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懷槍於內廝徒馬圉輶

車奉饗廝役定衆也牛曰牧馬曰國朝推也輶資糧也輶謂輶之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寒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

馬衣也不完人羸車饑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謂引也奮言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

身枕格而死格猶格也言政民役時不舉者病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

千百數傷弓弩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殖

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甘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

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懷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

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

天下混而為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

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

苛之事屏施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脩太常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

謂解大刑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

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

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

嚶嚶苛事也嚶嚶猶深算也言不採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

猶當以道德爲本喻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持拔其

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

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利害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盡也太半過半也

達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今章昭說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蘊溝植生土條而不容舟不過二月必死植謂樹也

機代於溝邊因生爲條木也以喻申韓商鞅之所爲法比於梓條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

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曲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用則涸而

枯澤受澤而無源者漢雨後疾流者故曰無源漢讀燕人強秦言救同也達吉按強秦疑當作強秦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

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姮文選注引此作常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

淮南王嘗諱恒不應作恒意林是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治之根本如乞藥矣

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

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

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膽主口。膽勇者決所肝主耳。肝象也。金內也。火外景故主目。

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徵說故頭之圓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十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

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故爲氣。肝爲風。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

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是故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焉。踰猶薄也。謂三足而月中有蟾蜍。

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謂欲享薄之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風雨非其時。毀折

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災感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夫天地之道。至絃以

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精神何

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

氣能專於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

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

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己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通。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

不開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因故事有也亦入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過。得也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達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滯蕩而不休矣。血氣滯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言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喻大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向也爲始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少以言大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而聾也五聲聾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傷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亂也飛揚不從軌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總失勞病耗損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慾無厭以爲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也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

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

我備其物與。與邪。詞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

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益。亦當以何益乎。

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損。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遣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遣之。

喻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

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

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懼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

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惡已者已。不憎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也。資時。

日性也。極急也。喻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

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

援物也。攫。援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

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埴埴。取之於地。以爲器。無以異於土也。

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

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淖之家。決淖而注之。江水弗樂也。是故其在

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淖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向空虛。無形。紅水。大去。不可。喻。易。故。不。憎。也。去。水。

小去易小消也下消故不樂也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

業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

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閑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

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離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

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

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信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

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

順湯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

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

也真人者伏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

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聞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籬也樊讀

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不為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

抱矣珍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覆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靜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淥淥淥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見

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能不能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



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遽然而

來。渾，轉行貌。遽，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邊讀詩微衣之緣，渾讀大森，渾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槁本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劍，有

待而然。劍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歟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然情欲也。而物無能營。

營，惑也。一曰：亂。廓愉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

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不能感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顰醜也。至，尊謂帝王也。

故曰：窮寵也。行客，行路過客也。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顰，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頡頏世之類，顰，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頡頏，言極醜也。達言按撫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頡云：醜也。又有猓杜林亦以爲醜。

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氣。忽區，忽說也。

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獨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機，而立至清之中。機，機也。渾，渾也。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也；其智不萌，神外也。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前無思念也。瞻臨神，魂臨神。

陰不沈，抑陽不飛。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

你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冥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也。

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也。

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得化也。人不與形同形而時使，之若死也。夫死曰人，人曰鬼也。治於不測，入

於無聞以不同形相壇也。壇音也其物之形不同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音理也道也。此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晦呼吸。

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鰲躍。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滑行也

也。仲煩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弛張。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

而與物爲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喻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

不于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有綴宅而無

耗精。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養其宅則死。夫癡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

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癡者形生神在故起不變也或作介介故甲者謂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

按發別篇云癡或作介者介即兀字莊子有兀者王弼或言病癡者形生神在故起不變也或作介介故甲者謂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

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應化者精神化者形散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化者復歸

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

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

生則死矣。生生者道也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天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

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于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

矣。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齊等也不畏毀死不樂不義生其志意無所偏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

眩矣。眩音眩。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

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

樸桷不斲，素題不枿。漢采也。樅桷也。不斲削加處石之素題者不加。木曰榭麗美也。珍怪奇異，達古按奇異本

本作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藜藿也。菜羹也。藜讀讀。時之類案讀齊藜之齊。文繡狐白，人之

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任讀任。飲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

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守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

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死歸也，何足以

滑和。視龍猶蠅螟。」人壽豈不過百年故曰寄死。蠅螟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蠅螟遊場也。或曰

宮即蠅。守宮東方朔對靈壽武帝曰：「龍爲龍無有角謂焉蛇而有足餘朕朕應喜豫壁非守

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

子林見其微。神在男曰魂，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微。微微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

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壤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實，譽之名。實，爵貴也。貴

也。機，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惡也。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齊。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偃。

脊管高子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濁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偃，脊管下竅也。膏於頂，出頭上

正員也。腸，讀精神。歌，越無之歌也。濁，陰華也。營，其營也。指天也。濁，營讀曰括振也。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

拘拘邪？」偉哉，猶美我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

以其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矣。以其視諸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以精

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前謂窮于井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

塗。倚于不可拔之柱。行于不可關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無至而不

通。至而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辭遠也。

福利害。千變萬紛。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

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儷儷也。斥鷃之儷。雀飛不出頃。喻喻也。勢位

爵祿。何足以繫志也。不足以繫。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

也。崔杼殺齊莊公。隨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理。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甚君厚賂

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華周皆齊士。為晉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故晏子可迫以仁。而

不可刻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戰何不可。直。華何不可。不撓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刻以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縣。視也。言不為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

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

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孔。孔嘉壽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子罕不以玉

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幽土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于子罕。子罕不受。戴公曰。此以諱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宮而後復。使復其所。此以諱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宮而後復。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桀。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

光。是也。故曰。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不待爵也。百金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



之井水也舊讀頤頤之類造吉按說文解字筵筵也筵以刺竹圓以盛穀也急就篇所云筵筵猶賃賃筵是也與注義合人大怒破陰大喜隆陽已說在大原提訓

筭筭篋篋篋篋是也與注義合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訓大

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

靜耳而不以聽。錯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

靜耳而不以聽。錯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

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昧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舌負籠

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

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錄者揭鏤舌。負籠

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舉也。鑿斫也。甬鑼也。青州謂之鑼。有刃也。三輔謂之鑼也。籠受土籠也。達吉按鑼說文解字作茱。鑼卽鑼字。解字又曰鑼招屬讀若嬌。蓋因讀鑼爲嬌。因之誤爲鑼也。臨

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這揭舉也鑿斫也雷鑄也青州謂之鑄有刃也三鑄謂之鑄也籠受土籠也達吉披鑄說文鑄字作朱鑄即鑄字解字又曰鑄招屬讀若婦蓋因讀鑄爲媯因之誤爲鑄也

汗交疏。喘息薄喉。自汗。謂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蓀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蓀。蔞也。三輔人。

當此之時。得祿越下。則脫然而喜矣。祿蔭也。三輔人

謂休華樹下爲蔭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

狀爲越言多蔭也脫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叩按也。叩或作胸。胸讀車壽之切。蹠蹠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

蹴踘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

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

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

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

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

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能變

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  
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勞而侈也  
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  
樂其不生之時雖  
懼之以死不能使

之畏死言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

如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不如未爲牆冰之時。是未凝也。自無。自有。自有。自無。

不爲冰乎。不知未爲牆冰之時憂是也。自無。自無。自有。自有。

無自無隨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隨無從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賴非通于外為孰能

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爲孰能

無好會。好憎。無外之內。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外。喻極大也。

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垓外而能爲之外喻極大也

與女情懷欲與夕二夕三二十夕日一二三其七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營

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當

微妙故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聞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濠學不知原

心反本濠趙也趙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微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其天性拂

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銷陰陽之和而迫性

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舉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

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

得也性者不以滑和滑亂也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

儀樂放也為緩也儀法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淡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

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

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

殖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墮之以為警故曰菴子夏失

明冉伯牛為厲子夏學於西河喪其子而失明會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會子一臞一肥會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於富貴精推

神內守無是惑故肥也

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閑欲。以義自防也。

直猶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請但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心鬱殫不殫形

雖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

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為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登極盡也

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貪富肥臞哉。故

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

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

盜心哉。越人得髀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髀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

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

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

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聞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伐之。取其國也。仇由貪。餘之仇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璧馬假晉道既。欲歸還館於虞。虞之君死位曰。欲故曰。為其身也獻

公豔麗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麗姬及其婦好。色曰美。好曰麗。驪其色而璧之。生

者奚齊。卓子惠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

日而殯。蟲流尸。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

戒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



仇由虞公晉獻齊桓朝王也。適猶飾也。動猶惑也。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洽矢也。不洽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

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箠。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

物之變爲塵埃矣。箠扇也。楚人謂扇爲箠。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

矣。已止也。

# 淮南子卷八

本經訓本始也經營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淨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

躁。推而無故。實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

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心平欲

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章也便利也物事也。其

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略約要也悅簡易也。悅讀射悅取不覺之悅。達吉按倪取不覺義當是微字。微今之奪字也。其心愉而不

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

時。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化天地也。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

樂生。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

失其行。五星變惑太白填辰歲星也。就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玄至瑒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瑒大也。惑德

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著四十九策兆信也。會言誠否也。甘露下。竹實滿。蔬黃出而朱草生。蔬成也

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鑄也。求金玉也。鑄金玉。摘蚌蜃

傳刻金玉以爲器也。摘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剗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天稟子也

爲類見害。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去殼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

漁。田獵也。竭澤捕魚也。

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

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

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

通

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氛

霧霜雪不霽。霽止也。

而萬物燠天。燠天之害不止則萬物燠天不繁茂也。

苗稼穡聚埒畝。

茂草曰苗。木聚曰稼。穡積之於田也。

野莠長苗秀。莠殺也。莠草也。苗秀也。苗不榮而實曰秀也。

夏屋官駕。懸聯房植。

夏屋大屋也。懸聯聯受雀頭者植者。一曰辟壽也。房室也。植戶植也。

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

五采爭勝。流漫

流漫也。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

陸離。

陸離美好貌。

脩拔曲。拔夭矯。會橈芒。繁紛挐。

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以相交。

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剗鋸。

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剗巧刺畫盡

頭黑邊篋也。則銅尺削兩刃句刀也。剗讀技尺之技。圖讀詩

與此住異錢則籌云。剗周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剗剗爲曲刀。應劭曰。剗曲刀。則曲鑿也。與許君不同。淮南

書高詩二家注本相

剗故多前。後互異。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箇露夏槁。

松柏根葉箇露。冬槁。皆冬生難殺之

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箇讀似給

靈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達吉拔箇露之靈當作箇。

江河三川。絕而不流。

三川涇渭也。出於

岐山。絕竭也。故曰不

流。固語曰。河

竭而商亡也。

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蜚滿野。

蜚蜚滿野。蜚蜚之屬也。一曰蜚也。流州謂之蜚。

天

旱地拆。

拆燥裂也。

鳳皇不下。

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

句爪鷹鷂之屬也。居

拒守之拒。

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

專特小室也。蓬廬蓬條覆也。言小者賓客歸之無所。

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

言其

衆也。

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異貴賤。差賢不肖。經排譽。行賞罰。經書也

生矣。抑沒也言民有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

萬物。遠吉被乘人氣本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

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陰陽儲與。

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含。全無所主之貌。一曰憂。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衆物宜適也。

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

者。天地不能脅也。脅。迫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證也。怪物。非常人所處惑也。故聖人者。

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

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

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氣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

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誣。懷機械。巧故之

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矣。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

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

貴樂。樂。和也。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

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

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

包之。則財足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

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排而歌謠。被髮

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貪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

淫佚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

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

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

足脩也。仁義大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

至。至德之謂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曆。術也。推。求也。雷

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

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

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曆。

別五色。異清濁。清。謂濁也。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

僞矣。僞。設也。遷。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

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音。樂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造字者也。造之文。造書也。

契與非焉。前生時爲此。去本遠末。華粉作之。藥而爲刀之利。天知其言。故伯公益作井。而龍登焉。雨黑鬼。恐爲書文所刻。故夜哭也。虎或作虎。恐見見。取豪作筆。害及其。龍故夜哭。

玄雲。神棲昆侖。伯益生時。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

故周鼎著倕。使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衡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

但當衡其指。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使倕身于鼎。使自衡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

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

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襍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

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

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飽。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

之充忍也。忍不恐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

向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

焉而不損。損。損也。酌焉而不竭。酌。酌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言瑤光。瑤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星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摘起陰陽以發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名也。與

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

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

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蹶。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虺蛇。不螫毒。故可蹶。履

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遼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

無所食。獬廌、螭、螭、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獬廌，獸名也。狀如龍，有角，能辨曲直。螭，蟲名也。狀如龍，有翼，能飛。九嬰，水名也。狀如龍，有九頭，能吐火。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爲豬，也。脩蛇，大蛇也。能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堯乃使羿誅螭、螭於疇華之野。羿，善射者也。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凶水，有凶水。

於青邱之澤。羿于青邱之澤，殺之。青邱，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獬廌。十日，並出。獬廌，去九斷。

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也。桑林，傷所備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

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

振動也。滔，瀾也。欲壅防百川，陷萬壑，以害天下者，薄也。空桑，地名，在魯也。

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

上邱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滓，無岸畔也。

吉嶽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供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今彭石縣西

歷山，尋河地無過垣至是，乃爲巨險，即呂梁矣。在礬石北，以東百有餘里，道元雖載正郭圖志，然亦云西河之說

矣。一說在彭城，卽注是也。云石在水中者，說文解字，礬石渡水也。沙詩在彼，洪梁在彼，洪厲以例推之，厲亦卽

欽字。梁，礬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

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欽，亦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導

廬瀾。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關伊闕也。廬瀾，伊闕山南九十里，廬瀾水名。廬瀾，廬瀾之瀾。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漚，九州乾。

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琤室瑤臺象

廊玉牀。琤，琤石之似玉也。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琤，或作琤，琤或作琤，言室施樓閣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以爲園

圃，積酒以爲酒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酒池，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剝諫者，暴虐婦。王于紂之諸父也。故諫紂之無道，紂紂其心而懼之，故曰剝諫者。暴虐婦，身將就草之婦也。紂紂其心而懼之，故曰剝諫者。暴虐婦，身將就草之婦也。

懷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

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車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臺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

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殿官名。一曰宣室。猶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

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

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銷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至

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銷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

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著於竹帛。鑲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

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

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

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

曰暴虎無升楸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則危為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育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其他。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

太一。謂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素太一者。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牢讀屋音。楚人謂牢為屋。彈山。川。今出雲雨復能堅止之也。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為伸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

緯六合。覆露照導。曾犯無私。曾太也。犯眾也。無私。私發情言皆公也。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

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埒形。轉化歸於無也。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羸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也。無之原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敘讀曰希。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



其理也。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

也。則四時用大律之君非用也。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直也。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

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延于遠方之外。名聲傳于

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並，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

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心也。發號施令，天下莫不

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贖。贖，折也。寬而不肆，肆，縱也。肅而不悖。

肅，急也，雖急不促，特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

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掖以爲正。扶，任也。矯枉以爲直。

矯，正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

所侵陵，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爲諸國所侮辱。若者失準繩

則廢。爲臣所廢，細更立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窅而不親。滔窅，不滿容也。不親，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隱隘

而不容。行小則政隱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

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也。五道，也。淪，入也。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

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精自大也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精泄於目則其視明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也當合集

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莫死莫生莫虛莫

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流通也大構

駕與官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樓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樓道相連雞

標棟檼櫨檼棟柱類檼枅也檼柱上枅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紆龍也紆曲屈刻儼

也儼讀儼儼讀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畫也玉曰琢皆巧飾洵游瀛域菱杼紛攢

然之儼也洵游瀛域皆文畫探象水勢之錦菱杼採資紆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洵讀平儼之芒繁亂澤

巧儼紛攢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舉鑿汙池之深肆眇崖之

遠崖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膠旋石以純脩碣飾治也膠果絕緣也以玉石

碣石切以膠果流水邊爲脩抑滅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激怒水也瀨急流也曲拂澶迴以

像渦活拂戾也迴迴轉流也迴番謂搖搖之也達吉按錄則謂云矩雲門水名謂形國水名亦通益樹蓮

菱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菱也皆可鴻鵠鵠鵠稻梁鏡餘龍舟鵠首浮吹以

娛此遁於水也鵠鵠雁類一日鳳之別類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鵠大鳥也畫高築城郭設樹

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樹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爲險阻令修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修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園所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昆侖門闕高崇寬

謂大廈大屋也會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昆侖山相擬象脩爲牆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通殘高增下積

土爲山殘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

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華蟲疏鑿以相繆繆書曰山龍華蟲繆繆也

維寢兕伏虎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連組結屬相連文錯如組組文也焜昱錯眩照耀輝煌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光

煥色故曰乍晦乍明也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言劍理之美夜燭其煥文鏡如霜皆乍晦乍明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撥

故曰乍晦乍明也連吉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言劍理之美夜燭其煥文鏡如霜皆若簞籛條言劍理之美夜燭其煥文鏡如霜皆

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楚言二國會戰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

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治鐵排橐也埵埵口鐵靡流堅鍛無獸足目連吉按盧詹事云

足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詩長枝也柘桑梓樹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

得其時莽草也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此也此五者一足以亡

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

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國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

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圍居其房告朝朝歷顯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

也鑄諒莫之襲達吉按莫之者字從母中女即莫處衣無隅差之創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

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額相連干也言無者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升辟堂禮儀

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額相連干也言無者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升辟堂禮儀

禮容故曰周旋理。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

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

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

陰行火爲陽行木爲五行金爲五行土爲五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

蹕。蹕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

則哀。有憂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難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靜踊哭。人

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

則有所釋憾矣。釋憾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鏢羽旆。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之

衰讀曰蓋。苴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節也。兵革羽旆。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

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

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禮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

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

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禮制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

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以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會其稅斂也。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

或作贅妻。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懷愴之志。流連爲闕。失其職業也。懷愴傷悼之貌。讀近貯益之壯。讀龍口言之也。乃使始

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  
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等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  
其間。無憾恨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孝子之心。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喪。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于哀感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  
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上。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二三年。  
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  
分。行上令者行。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  
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諫。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禱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  
敵國諸侯不餒。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  
之民。絕先聖之後。事罪也。民皆帝王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  
子女。僇。戮也。囚之。殺之。若殺。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饕貪主之  
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亂。殺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  
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陽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喪者所以盡  
哀。非所以爲僞也。哀。謂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  
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喪。居也。

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為主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謀也。義，陽也。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能罷去兵，兵之原本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衰也。故曰：道廢。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



# 淮南子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至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與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

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或辭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摹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

正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

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珠六伯子各應其命數也黜塞門諫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諫也塞障門障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諫曰國君樹障障也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

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者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覓地

氣爲覓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

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猶與神安靜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不躁動也



仁誠之心。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音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

獻功。以時賞穀。穀新穀也。屬之明堂。嘗之也。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

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俛仰也。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慤。誠也。不

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幽。冥之谷。

東至暘谷。暘谷。日出之所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而天下一俗。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治。事。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

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梏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也。達。吉。按。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是。杖。此。捭。梏。義。當。從。之。夫水濁則魚險。魚。短氣。出口。於水。濁。則。魚。喘。改。詩。則。民。亂。字。無。聊。也。達。吉。按。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是。杖。此。捭。梏。義。當。從。之。政苛則民亂。字。無。聊。也。達。吉。按。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是。杖。此。捭。梏。義。當。從。之。

外傳淮南之文。謂案通人信而有託。此乃改竄。爲驗。驗。音。相。近。古。字。無。即。異。文。與。

犀象者。爲之園檻。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

抱薪以救火也。堞。塵。塵。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澹。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說天下從之。如

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禮記曰。本謂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信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

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

於千里。論衡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

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竊竊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

成。智者弗能諷。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國都也。孫叔敖楚大

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悟以公遠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豈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無所關其辭。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誘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末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

鄭人在此。饒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宜僚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僚。故曰。無芥關其辭也。達吉

按應云宜僚名也。姓熊。缺給鐵鎧。瞋目扼腕。達吉按。擊即扼字。本或作擊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應遠也。比

於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

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

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政猶勝也。故皋陶瘖而爲大理。

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雖齊平獄。理訟能得人。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

有貴於見者也。雖直而大治。晉國法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

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樂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微簫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微設紛麻縵車之縵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哀感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歌齊桓公寤之用以爲相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大師也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論教教之鼓文王樂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縈。千里之雨至。縈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塞也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貫通塞也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

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毫首。毫首。微細也。扶撥

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

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

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

之巧。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拙也。言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

眩。眩。眩於物也。兵莫潛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潛。微。利也。以

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爲下也。諸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

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

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

理無不通。理。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也。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

難以至治。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

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駒駝。黃馬白腹曰驢。詩云

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本

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

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

絡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穢。水殺龜鼃。陸捕熊羆。貉角也。索絞也。歛讀協。達古按太

獵作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焦或作巢。達古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

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

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龜鼃。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

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驢綠耳。一日而至千

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鳴鶴鳴也。謂之老苑。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不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以著其異中。故曰察分秋豪。畫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騰蛇

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援得水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

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

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嫚。讀漫。緩也。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

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

而不相厭。厭。厭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戶也。戶。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而吉祥受福。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枉爲善也。一人被之

而不衰。衰。大也。萬人蒙之而不漏。漏。讀漏。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

隨俗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逸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讀物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橋直植立而不動。俯仰取制焉。橋。橋。阜上衡也。植。杜。樹衡者行之。俯仰取制於杜也。以喻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倉卒惡惡之名。人猶有驗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是財神農后稷也。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

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其權輪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

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

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

推之而弗猷。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泰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厓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

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

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

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

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

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服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

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

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乘

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

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

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魯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詭。變也。自然。性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觚。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典也。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中。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鷁。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





與黨與也以黨與  
非謂上令邪姦也

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

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

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騶驥駃騠。天下之疾馬也。驅

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爲止也今治亂之機。職迹可見也。而世主

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爲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

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

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

行穆子之  
子荀實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

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  
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漆  
仇殺趙襄子

身爲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

殉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

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二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

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

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

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

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戰術也君人之道。

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

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驚鳥猛

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語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

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

雕琢刻鏤。繕徽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為繒。青與赤為緞。為絳。高也。繒曰緇。繒曰緇。五采其曰繒也。則賦斂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

為百姓力征。強陵弱。眾暴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百姓。力屈強弱相乘。眾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

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

馬不畫不文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刻是古字。越席不緣。越給蒲為席也。太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毀。毀缺也。達吉按

飯不盛。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旋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

稷。非有利焉。年衰志闕。衰老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憂。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達吉按文選

作許齊注甚作其。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

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

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

黎黎賴於天下。

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不得安其正性。

許僑生也。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

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

舟船也。方兩小也。並與共濟焉。航人也。舟設曰航也。

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欄楹。

欄楹也。棧隨也。

短者以爲朱儒枅櫨。

朱儒梁上戴櫨也。人也。枅設曰櫨也。

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

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

雞毒鳥頭也。

然而良醫臺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

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

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

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

略行也。

有小智者。不

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

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

遺失也。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

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奔方外。存

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窻之間。

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

之權。治亂之機。

機理也。

是猶以斧斲毛。以刃抵木也。

斲猶也。斲讀聲。擗之擗。

皆失其宜矣。宜人

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若若輻之湊。故曰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罪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建吉按本皆作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闕。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注生也懷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登也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益其位。不益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見能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清濁宮音濁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懸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

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

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管有也。所以禁民使

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剛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也。法籍禮義者。所以

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

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日

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稊。禾穗。稊。稊也。十稊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連吉按。稊。古累黍字。樂

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

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詳。微也。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也。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已

有聰明也。不非諸人。超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已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

亦自備之不廢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已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

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同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

自爲檢式儀表。表。正也。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

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

執節於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

旋曲中規

曲屈規圖

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

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

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

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

盜蹠孔子時人

蹠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

夫據轅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

睛目瞳子也

借明於鑑以

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

鑑鏡也分毛也一曰流

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

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和於馬則歷

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驂駟之良減獲御之則馬反自恣

而人弗能制矣

騏驎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

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

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

而用朋黨

公則奇材能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能長卒非端賢也故曰干次也

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

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

奇材能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

之所以執下

執釋之而不用

不用法律度量也

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

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

爲人所制也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

螻蟻離其居也。

言其大也。

猿狖失木。

而禽於狐狸。

非其處也。

其處也。

君人者釋所

守而與臣下爭。

則有司以無爲持位。

無所爲以守其位也。

守職者以從君取容。

隨君之欲以取容。

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

不用智謀。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

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

今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夫富貴者之於勞也。

達事者之於察也。

驕恣者之於恭也。

勢不及君。

君

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

不在用臣智能也。

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

數窮於下。

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

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

欲見於外。

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

有司枉法

而從風。

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

阿曲從也。

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

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

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銜下。故伯

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

翼也。

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

無所私好。

有爲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

讒諛之人乘志而起。

昔者齊桓公好味。

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

桓公妻公諸虞兒之子小白。

虞

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

釣取。

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誘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制猶禽也。

故善建者不拔。

言建之無形也。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

局。外邪不入。謂之塞。達吉按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外

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

耳目淫則竭。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

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

奈何道之所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輕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

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

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

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

局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徧猶衆也

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

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爵臣之子熊也。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辱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

楚成王上宋。成改王。龍南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旅也。熊旅好解冠。故改王龍南重也。趙武

靈王貝帶鵩鵩而朝。趙國化之。

趙武靈王出秦後以大貝飾帶鵩鵩謂曰此鵩二字三音也曰鵩落帶位鵩鵩也 達吉按漢本如是本或作日第

皆難通疑有誤字

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纓冠。帶貝帶鵩鵩而朝。則不免爲人笑。

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

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

謂正也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

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

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闕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德他國蒯蕢在趙以拿擊劍習應敵舉

操其觚。招其未。則庸人能以制勝。

謂劍招舉也

今使烏獲藉著。從後牽牛尾。尾絕

而不從者。逆也。

烏獲藉著皆多力人

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

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

橈刺船也資用也橈讀煩橈之橈也

天子發號。

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

潏水城也唐堤也皆所以蓄水 達吉按唐古塘字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

因其勢也

桓公立政。去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

桓公

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

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偏利天下之

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

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

三舉去食肉之

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斷朝涉之脛也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

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

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匡安也。弱細也。

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牀弱席也。故古之君人者。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饑寒。歲登民豐。

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

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管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

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致效。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此皆有充

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

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專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

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

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

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

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久而水廣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

觀之。則人之生閼矣。閼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

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

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

之闕急

謂也

無二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

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

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

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

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

桑麻肥壤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

取果蔬

有核曰果無核曰蔬

秋畜疏食

蔡疏曰疏穀食曰食

冬伐薪蒸

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以為民資

是故生無

乏用死無轉尸

轉棄也

故先王之法敗不掩羣

掩猶盡也

不取麇天

麇子曰麇麇子曰天

不涸澤

而漁

涸澤也

不焚林而獵

獵也

豺未祭獸

罝罟不得布於野

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

羅網不得張於谿谷

立秋罝罟矣未立秋不得施也

雁草木未落

斤斧不得入山林

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

林

昆蟲未蟄

蟄也

不得以火燒田

十月蟄蟲蟄未蟄不得用燒田也

孕育不得殺鷩卵不得探魚不長

尺不得取

龜不期年不得食

皆為畜物

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

生禽獸之歸若流

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

立春之後

四時出雲

蝦蟇鳴燕降

而達路除道

三月之時

陰降百泉則脩橋梁

十月之時

昏張中則務

種穀

二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

大火中則種黍菽

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

虛中則種宿麥

昂星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

實滿也  
曠空也

心之

利之。

禍極

所以

福此之

爲之

之訓矣

以起與

擊掌也

辰破也。

一、二

入事

人傳

1

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敢諫者舜立誹謗之木。書其言

也。本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過若豪釐而既已備

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堯舜

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臣而當此之時。鼙鼓而食。鼙鼓王者之食樂

奏雍而徹。雍已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昭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

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

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經而滑運之橋。鹿臺紂發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振撥民。

之非紂發之故。武王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穆篇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

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

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於明堂。著猶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

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非義

不行。非仁義不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堯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

矣。莫宏開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黃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開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伎巧也。伎巧不知。

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辭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

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

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

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犯猶擅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爲魯定公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

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

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

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

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張儀。宏孟黃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

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

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于斷割之色。見于顏色也。智者雖

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

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

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

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

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且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且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警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黧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警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勛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矣。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惑不知所詣也懷給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



心者不可借便勢。外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魚得水而游焉則

樂。唐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主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厚故人猶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

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

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上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

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

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

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

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

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 淮南子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也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

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

寢無縻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

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

從天之道與玄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

竭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

千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

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

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

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

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

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禹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名也其施厚者其

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

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

道大通謂之衢尊酒器也

達吉按大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

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

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

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

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

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

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戴心所感也情誠也

后稷

廣利天下猶不自矜再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

缺不備如陷也陷少實

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譽賢或以治或以

亂非自道

道數

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

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

又不知狸

俱不知此二獸

非未嘗見狐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

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

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

纊

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續讀也

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

血之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

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

惑可敬也一日惑也達吉按因惑本或作困意注地同疑作惑者是

人主以備樂

是故聖人制其剡材。無所不用矣。剡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

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意也。戴。戴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

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

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

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詠。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

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

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

力能發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

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

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人同心救火。不相爲顧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

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

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

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鏑。

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機。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

結要  
總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

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

以昭誌

昭道歸誠也不在混冥之中。不可識於人。可以教導戒人。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不下陞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

言雖叫呼大語不  
如心行真直也

無諸已求諸人古今

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

悔。上仁君動極在  
故有悔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

身君子之言體  
行君子之言也

中君

予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

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翟樂而服之

鷹翔川魚鼈沈

禹以德服三苗猶履  
劍川上魚鼈恐皆鱗

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

必遠害也。

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必遠之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

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黷也。

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  
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

非以求而躡焉往。言躡乃往至也。

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

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

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

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非仁念父母不樂子之知此然不能止故

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

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

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臣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

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二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穗。穗成於穗。穗成於穗。

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不德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變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

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僇負羈以壺餐。表其聞。僇負羈。曹臣曹重耳出。僇曹負羈。禮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

聞。趙宣子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子孟。晉卿以束脯。禮不隆也。禮多而德有餘。仁心之感

恩接而潛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潛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

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蹢躅焉

往生也。言非為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謂之

據。據。小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

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為聞而動。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思也。

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為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剝剝落。而復生也。

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

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

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

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

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堯

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

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

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支之參芳也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

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宏演

剖腹以感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

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

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

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動

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樂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

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貪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

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

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

言自少不身道斯亦不道人。道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本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

不得無不得則無若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羣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待發動也雖著待快民心。連吉按著本或作窘故唐虞

之舉錯也非以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樂紆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篴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者進耕者日以卻。卻謂耕者卻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

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

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

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聲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

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

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極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敏急也連吉按急字從及下心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恒



生於不足。恒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愜。如鵲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愜也。

如鵲自好。熊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秦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

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偃。徇知情僞矣。故

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

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

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

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

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讓讓佐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

所尊也。左君。右臣。臣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

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記誥之。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

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所難。所難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人。不受于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

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

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

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樂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則害。害則多憂。害智。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蠻夷皆能之。蠻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也。稱也。天下弗能竭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也。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也。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閭內。晉桓有大節。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閭內。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虞用二臣之謀。

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

曉

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

武侯。蓋年九十五矣。

驕劣也。

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

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

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

我也。

非我也天所爲也。

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

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

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

若堯以天下與舜也。

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建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堯王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

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

不知其所用也。

碧璫糞土也。璫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

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膾者。

厚膾厚切肉也。

必其甘

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

表立見也。

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

伯夷餓死首陽之下。

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

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求仁也。

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燬之。唯聖人見其

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易魯薄姬楚王以爲趙姬薄而圖報  
鄢一曰趙魯獻之于周也事見莊子

宋熙寧元與龔驥爭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

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

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

楚臣

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

吾田宅是一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

其

讀之世猶

未之莫與

也莫勉之也。

周政至。

殷政善

至于道也

夏政行

遷也

行政善善未必

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

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  
七十君也而三

王獨道君不求諸臣不假之君脩近驛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

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

孝已。廟高宗之子也。蓋胡盜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已爭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

義

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

智得而不勞

通者道  
道之人

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

不貪  
其食  
今人貪而

而弗味

之而已莫之能味

也歌之脩其音也

易俗歌長其音

音之不足於

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

金石錄

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

人之能食

道行義喜怒取予如師其化民塗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臨

獄出拘石公屈太保也

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讓去炮烙之刑

紂拘文王文王嚴實於紂紂實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締絡上車

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

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

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

白鏐虎豹之文來射援狄之捷來措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甚宏以智困

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欲以術誣周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

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暉目知

晏暉目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連吉按暉目疑當作暉目說文解暉避而爲穴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字炳連日也廣雅釋曰連日陰諧晏無雲也當是善字對齊書作曉同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陰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

爲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子孟嘗君涕流

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

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以猛劫

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嘆嘆也知象箸必有限魯以偶人

葬而孔子歎。

謂人招入也。數其象人而用之。

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

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噓。令苛者民亂。城峭

者必崩。岸峭者必陀。

峭峭也。陀落也。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

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

吳起刻削

而車裂。

吳起曰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

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

絀急也。

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

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

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嚮。不

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

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

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

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

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

紂之譏。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

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

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

廣益其土地也。

君以德尊。上地。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地。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

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

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

民蒙此所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

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欲知地道。

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

勿撓。謂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

言大。猶謂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

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盜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

把之枝。拱抱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未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

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饗。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

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

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

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偃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諱故聖人反

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光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

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

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

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

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賞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弁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覆而弁有之無蓋字。





# 淮南子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聚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適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忤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禮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德吉按太平御覽自完作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益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達吉按頓即鈍字故頓頓即頓銳是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撻抽篋踰備之姦抽提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紃弱錫細布也羅嚴統素也必

有管屬跳踣。短褐不完者。管茅也。跳踣也。踣。墮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爲鶉。鶉。鵲也。水鼃爲蟪蛄。蟪蛄。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

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鹿也。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蠶。不知其可以爲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

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

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刼殺。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

二世而亡。魯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

乎象脣。紂爲長夜之飲。糟。糟也。成邱者。起于象脣。炮烙生乎熱斗。施人進糞于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楚炮烙。子路撻溺而

受牛謝。撻。擊也。擗。出。擗。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魯國之法。贖人於它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魯

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

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

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闔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便

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

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潑飲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剝。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簍。馬不可以服重。

筐小簪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簪。

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困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黑蜮神蟲也。觸於神淵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

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角鑿方鱗不厭薄。問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

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

水宜舟陸地宜車。舟地宜肆泥地宜楫。車野宜輶蓋。達古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釋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輶。徐廣史記山行乘輶水行乘船陸行乘車。輶行乘輶。輶者輶也。不韋書山行用輶水行用舟陸用車塗用楫。又有沙用楫。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輶水行乘船陸行乘車。輶行乘輶。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輶爲正字。輶輶皆輶字之別也。輶字音與輶相近。通用輶。輶亦同。輶輶。又輶字之轉。輶輶。又輶馬大車。輶即俗語字也。輶車字相懸。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孔傳尚書輶三字同類。輶輶。三字同類。輶輶。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輶。又下輶車。亦曰輶。古字無輶。輶以闢輶。借用鳩蓋。孔傳尚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輶所肆。致而附詳之。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

鳥沈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



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繒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

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

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

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

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

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

孔子諒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

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

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

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

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鑿之抑埴。

鑿印也埴泥也。

正與之正。

印正而對亦正。

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

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

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

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

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

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

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  
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榮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  
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淚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  
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城廣魏趙  
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城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  
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會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  
於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聲也會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盟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割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齊注云契剋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啖啖歃之別字也三苗鬻首。兇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鬢。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鬢鬻首鬻鬢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拂作殺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蹠。蹠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  
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  
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鬻髮文身。無皮弁楮笏之服。皮弁以爲冠冠

也。指佩飾。笄。玉也。長三尺。持上級。葵首。

拘罷拒折之容。

拘。謂國也。拒。折方也。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如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綴也。箕倨反言而

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裙衣博袍。裙。夏也。衣。褻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

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黻牟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鄉魯之禮之

謂禮乎。

鄉。孟軻邑。魯孔子邑。

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徒。倮不衣也。

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

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

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夫儒墨不原人情之

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其年九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

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躒采齊肆夏之容也。

采。齊肆夏皆樂名也。

以爲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

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

非不能竭國廉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

綸。施玉紐也。綸。繫也。束。錦也。

追送死也。以

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



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冷道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于九嶷山不煩市井之所應。

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修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

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

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

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義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創。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

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尙黃。舜土德也。夏

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本皆所祀戶。春祭先戶。夏祭先廟。其樂咸池。承雲九韶。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尙黃。舜土德也。夏

侖六列六英。九威變也。六列六英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尙青。本德故尙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

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金德故尙白也。周人之禮。其

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

服尙赤。火德故尙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

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

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

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輟。故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

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創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創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索芻爲狗。以謝賜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達吉按太平御覽。飾。縵以朱絲。戶祝。洵。絃。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草剝而已。達吉按太平御覽。奇字。作芥并正字。夫有執貴之。言棄之不貴也。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及于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饗插。饗插。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

於彈一弦而會棘下。

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

葛而夏被裘。夫一餼不可以百發。

餼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餼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餼必

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

立法。隨時而舉事。尙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

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

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

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

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信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今夫王喬赤龍子。吹噓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游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

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仙人。令得道而仙。赤龍子上舍人也。病瘳入山。尋引輕舉假上也。達吉按俗本亦謬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謬與松同聲通用。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

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

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

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

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

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獨夷得道以

濬大川獨夷河伯也華陰潼關錯且得道以處昆侖錯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 達吉按莊子

崑崙之隅崑崙之隅後漢書注引作欽負是唐本錯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鵲殺祖江干

因之從不之字亦與崑崙之隅後漢書注引作欽鵲古堅碑本一字欽則舊云古不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真史記作負子不與負通

負通也崑崙之隅後漢書注引作欽鵲古堅碑本一字欽則舊云古不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真史記作負子不與負通

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

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

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拊豫樟而剖黎之剖判黎或爲棺槨或爲柱

梁披斷撥擻披解也擻折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

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

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

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用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

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剛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臺埴坊設鑪臺埴坊皆治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剗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剗裁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庖丁齊屠伯也新剗何則游乎衆虛

之閒衆虛之閒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

夫工匠之爲。連錢運開。陰閉眩錯。連錢錢發也。運開相運也。陰開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

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

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條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

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

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

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

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

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

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寬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馘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

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

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

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實有見

人於寔子者。寔子子賤也實出。寔子曰。子之實獨有二過。望我而笑。是擻也。擻。談

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語返作版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實曰。望君而笑。是

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實之容。一體也。或以

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

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

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

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眞。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

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

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載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此所慕而不能致

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

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覩。侯風者也。世所謂五兩。達吉按文選注引

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謬。則故論語堯爾之堯。陸德明又作堯爾。此字義當作統。爲是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

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

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跼蹙。長脛以踣蹙者使人蹙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眇僂者使之塗。僂人塗地因其使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劓劓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襄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論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能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平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騷擾飛兔而駕之。則世莫

乘車。

駭走良馬。乘其子。或死走蓋皆一日萬里也。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

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

舍。旬亦至之。

旬十日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事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

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

而詐上。犯邪而干免。

干求也。

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鳴。獸窮則羣。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

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

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排譽在

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

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乘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

笏也。

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

乘石。

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

戶牖之間。

放蔡叔。誅管叔。

周公兄也。

克殷

殘商。

殘商誅紂子微父。

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

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

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

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



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士而不

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屬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

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

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麒麟。四獸驕。獸驕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馭木便

者。馭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

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慧。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

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

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

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閼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

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

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慧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

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

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子孟諸。惠子名龜仕為梁相從車百乘志向未足孟諸

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同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歸胡好鱖

鱖。鱖入口若露而死。鱖鱖魚名智伯有二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棄施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

縣衰而意不嫌。

林類錄卷四言  
隱士懷德也

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

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

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

弁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

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

成人。

也。至

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

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

揭

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

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

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

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

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盜。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

下均平。故孔丘會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成荆古  
勇士也

衰世之俗。

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撓

天下之漚。

撓薄也  
撓厚也

折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

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

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噍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

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誦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

挈撓。淺。淺薄也。既薄貪撓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輿衣纂錦。纂錦也。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

人則夏被褐帶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

支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衰敗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短褐不

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

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

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

欲民之去未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

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鄴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

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

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

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

國志爲之減。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殺蒞子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漢也

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堯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

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

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

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武是也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微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

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施之今謂疆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秦亦

知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道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衆有

破智伯之軍，擢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

有功。燕伐齊而城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得道之君雖小爲禽而得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道而窮詩云：乃

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

# 淮南子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福  
福以知應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

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

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

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

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

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

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

曰。人。可以。微。言。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

孔子不應。

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

白公曰。若

以石投水中。何如。

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

孔子曰。蓄繩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蓄繩齊二水名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不以言心知之

爭魚

者。鰕。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

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

已成而示諸先生。

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

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

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

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

田駢齊臣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

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

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用。

雨然後材 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乃得生也。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

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

之外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

殺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

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

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

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

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隊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潮器桿也建吉拔左傳

行人轅壺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章昭說飲器桿也。皆爲酒器。非銅器也。疑此酒字誤。

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

竅。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

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意乎若新生之憤。而無求

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熱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

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



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

尤人終人翟之二邑

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

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

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官以

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官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

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

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共莫不歡然爲上也

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

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官爲長以道德也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

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

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舜契伯夷錫公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

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專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

曰蹇。鼠前而免後。鼠前足短免後足長故謂之蹇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駘駘。驢取甘草以與

之。蚩蚩駘駘謂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蹇有患害。蚩蚩駘駘必負而走。達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車即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蹇。致此獸唯爾雅作西方。臣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

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蹇。鼠駘則驚云。周書王會篇

鴛鴦鹿叩叩距虛。獨鹿即逐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獨。獨古字。獨獨逐相通。故借用之。廣武逐逐地居

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蹇作蹇。從虫距聲。作巨虛叩作蚩。字爲正。然則作叩者。當作距者。借作

蹇及駘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謂君衛嗣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王分爲西

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

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

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輶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德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贖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

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聞。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秦隴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韓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已。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粕。滓也。指已斲之精也。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

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言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

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莊王許諾。據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

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曉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

太平御覽引作嶺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

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

重耳，晉僖公之太子也。僖公死，重耳奔齊，齊桓公妻之。重耳歸，桓公欲殺之，齊桓公乃使重耳歸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

賢人也。從者，從者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

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

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

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

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

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金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

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子姓謂伯樂子也。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勢鬪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轡。絕塵不及也。弭轡引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

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僦。纏采薪者九方堙。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

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

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

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

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

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爲魏西河守素兵不敵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

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

徒。下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

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

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

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事。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

上臨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

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



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喻之。子發楚宣王之將喻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繁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

聞亦請降。

時周人亦以爲平  
文公懼相逐皆叛

故老子曰。窺令冥令。其中有情。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

公儀休故  
魯士也

而嗜魚。一國獻

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

丈人老而  
杖于人者

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

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

捶鍛銀華也  
鉤鉤也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

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覩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

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

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祗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

德屬也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

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與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

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

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

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

朋。

五貝爲一朋也。

玄豹黃熊青犴。

犴野犬也。

白虎文皮千金。

以獻於紂。

因費仲而通。費仲紂臣也。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

玉門以玉飾門爲柱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日相匠也。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

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閭政於尹佚曰。

尹佚史佚也。

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

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加履薄冰。王曰。懼哉。王

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

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伏羲神農之閒有共工宿沙顓天下者也。

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

徒閭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

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

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登。

楚有善爲偷

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僉也。

楚吉按太平御覽作臣楚市僉也。

願以技齋一卒。

齋備卒足也。楚吉按太

卒御覽作技談一卒往談也卒一人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

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

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

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子發又

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

賊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

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

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同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爲也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

常矣。而夫子薦賢。譚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

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

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笑其一。旦日因問笑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土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往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願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逃乎碑。漫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黎。楚人謂僂爲食龜殼。龜甲也。蛤黎蛤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

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德言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經也周行四

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爲友乎。若士者齷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向見日月也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言我所辭不可字名之地以虛教所行比之則如窅奧中也

若我南游乎岡宸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德言按黨所也方言云東開鴻

蒙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

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天之外

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

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杯冶。楚人謂恨不得爲杯冶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

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城一名華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

春秋。蟪蛄蟪蛄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二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綽衣

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

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

不上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

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也。景日月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

扶桑受謝曰。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本也。受謝扶桑受日且歸出之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

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無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

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

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無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人于無聞。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

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鍍上貫頤。策馬。握端有針。以刺馬頤之鍍。倒杖策。故鍍貫頤也。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誦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

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

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

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以錘閉也。上之錘所。以錘閉也。反觀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

紂死箕子亡之朝。紂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秦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

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

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諫。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

於師。秋駕。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

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

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官。許由讓天下。而弗

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

物孰能惑之。荆有攸非。得寶劍於干陰。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其邪僻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

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鰭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攸非謂樵船者曰。樵。權。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攸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刳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



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機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出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抑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翔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宣惠魏施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聞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即句星守庚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謂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醺不獻。醺，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也。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居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煩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耆而載之木。晉被髮也。木驚也。鳥冠也。知天。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著。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璣。施綸組。以貪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 淮南子卷十三

犯論訓博論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論於一故曰犯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謂言未知制冠也繼領皮衣屈而依之如今胡家章製反藉以爲領也一說整放髮也

德德無飾而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欲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攻不虛生無天折也烏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虞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誤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達吉按復穴之復

應作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蟄蟲蟄。蟄蟲詩云言采其商之商也

聖人乃作爲之。作起也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日伯余黃帝綖麻

索纆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也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說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兩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

而樵抱甄而汲。甄說今兗州曰小武爲甄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鉏

斧柯而樵桔槔而汲。耨說日優稼地耨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

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窾木方版以爲舟航。窾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乃爲韞轡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韞轡盟也而作爲之榘輪

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僮故爲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

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

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

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

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婦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

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

禮二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

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實。故人

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達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

實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與王造。楚詞注說文。稱字中又難經曰。男立於寅。寅爲木。陽女立於申

陰亦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藏于闔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在牀曰殯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禮也。記曰殷葬之。于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

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塋。周

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禹世無棺。棺以瓦。廣二尺周人兼用棺。棺故牆。殷葬狀如今。要扇畫文

也。夏后氏祭於閭。於室中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

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書曰。稽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稽禹大夏。禹樂也。湯大饗

陽樂也。武王樂也。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

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

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

以知槩護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禮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

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妻士之妻爲之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母禮爲經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魯國之後僇也。今在盧紅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歸國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政教要。

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也。襲因也。故

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

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矣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

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

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

者。非常道也。當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已。

繼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洞洞屬屬猶顛倒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

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繕國也政治也籍或作昨平夷狄之亂。夷狄猶夏誅管蔡之

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殺父負扈而朝諸侯。負背也扈戶牖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法之威動天地。聲攝四海。攝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

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政猶屬也北請而後爲。復而後

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

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

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

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故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

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時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

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禘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諱厚不虛華也工應器室微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其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

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鑿策鑿而御駟馬也鎡銜口中夾鐵大如雞子中實所鑢馬口也鑿鎡頭鐵也駟馬突馬也達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鑿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

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誥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

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蓋今之時人伯成子高蓋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

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槽讀領如婦槽之讀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日銷車銷讀鉅給之讀也古之伐

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幼小也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下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

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



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

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

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

而弟子循。循從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

世之法治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

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謂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

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

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

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受聽也。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

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

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

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

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端。端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也。夫脩而不

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也移也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

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故使陳成田常。賜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

之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大公莊呂簡公其後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獵

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獵狗以亂殺。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

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

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

之則鬱而無轉。鬱滯也。轉讀傳轉之傳也清之則燠而不謳。燠停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

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曼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

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其西河之地晉

王專用渚齒。而死于東廟。渚讀汶水之放渚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渚齒楚將奔齊為臣僭王無道渚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

見職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大公呂尚也。會用兵謀奭召

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善賈伯也。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

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非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機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會箕賦輸於少府。項會隨民口數人貢其稅箕賦似箕然丁壯丈夫西至臨洮欲道。

臨洮水出北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而下言不沒皆在邊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大山下封於太山瘠於會稽是也南至豫

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

量。言備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

繼絕。漢高祖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載利兵伐無

之命帝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儒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儒百人為豪萬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

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人也給至也給奮武厲誠。建吉按太平御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向逮至暴亂

已勝。勝暴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總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

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

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于楬咸斧也奏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豎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

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

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家之所

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建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等通用以有天

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

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

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見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

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武是也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紂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

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之晨今謂疆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無知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二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衆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

破智伯之軍。擄其首以爲餽。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爲韓魏所殺也田單以卽墨

有功。燕伐齊而城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道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得道之君雖小爲舍而得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爲而弗詩云。乃

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

草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

魯西顧此性與宅言去殿而遷于周也

魯治朝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皆然西上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殿而遷于周也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

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

湯於夏臺海嶺也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

陰是也爰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

也當其君也疆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脩仁義之道則得武不敢生惡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為許慎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道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

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諫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

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

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

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

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邇也邇近難也邇或作固國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焉于五行之

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

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

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德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

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

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獵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

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

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舉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父兄乎故偏則逐之視則名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君周人以韓專神數之至也隨之也道仁而未可以適道也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隨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

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

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滯聚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毛翟託曰猩猩能言不

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

知來也知歲多風多暴干木枝人皆探其窮故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袁宏周室之執數者曰不知往也乾鵠乾鵠之乾鵠鵠告退之告也

也袁宏周宣王之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袁宏專劉文公故周

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驕驕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蘇秦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說說封之為武安君初帶蘇秦蓋步蓋歷說萬

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國亡子孫無類故身死國亡也七諫驚曰荆文讓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



金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棄之賜當錄以死屬錄利劍也一日長劍則施鹿盧錄曳地屬錄而行之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也

而未知全性

之具者故衰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

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

不知為身謀也

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

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肉之尋常而不塞

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

小不塞

使天下荒亂

禮義絕綱紀廢

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

序甲冑生蟣蝨

乘如也蟣蝨不離體也

燕雀處雌雄而兵不休息

恒慕也虞

而乃始服屬

與之貌也

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矣

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

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

矜自大也

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

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

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

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

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諡寸而伸尺

聖人為之

寸小

尺大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枉曲也直

周公殺弟之累

有爭國之名

自昔先人殺子糾也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

桓公以功

滅醜

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

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笑則天下無聖王賢

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病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

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墓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變于少。水激

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擗柏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

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刻頸

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

擒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

國。復效圖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大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

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

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

無間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驥之瘠，不能生鱣鮪。瘠，雨也。牛，小也。鱣鮪，大魚也。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鱣，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也。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

以爲累。說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也。夫顏喙聚，梁父

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跽也，而爲文侯師。跽，膝也。一曰跽，市儉。

也言魏國之大倫也。子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

日亡卯也。建吉按。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

古孟也。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

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

伸而大略屈。仲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於衆。好排人之會。揚人之短。警毀

不容之也。一曰警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蹶距者舉遠。蹶長蹶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

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

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

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謫。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殺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

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絕。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

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

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

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墳。不能無考。半壁曰墳。夏后氏之。珍玉也。考。壞也。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璧。若。慈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

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

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相。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甯

感之商歌。

宿成衛人也商旅于齊宿衛門外疾世商歌以千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由事在體應訓也

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

位之卑賤。事之侮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

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

信知

夫發于鼎俎之間。

伊

出于屠酤之肆。謂列也

臣

解于累繼之中。

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也

與于牛領之下。

與起也謂伯里奚也

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

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

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

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

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莫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

何可求

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

惑也

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狀似麋燕也

故狠者類知而非

知

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

愚者類仁而非仁。

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

憊者類勇而非勇。

憊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

藁本也。蛇牀之與麋燕也。此皆相似者。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

之似莫邪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

歐冶良工也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

其情

其情。碧盧或云砮硃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

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

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獨庸氏子鍾利劍。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

水而甘苦知矣。與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嘗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

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雋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

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

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

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

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

用約而為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是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

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

于與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韓魏之臣張孟談。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

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

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

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

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

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

汝等。偏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宿之明年也。晉

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轡。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食馬肉者

二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

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

作三直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

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聲好言也。達吉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

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

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實當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

子相魯七日誅之。於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說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

東觀之下刑不濫也。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

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所謂爲善

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

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

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蠹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莊簪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困聞賊也。纂然下謀上也。矯奪作君命。詎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

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

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

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

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

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

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

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

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

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榮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後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

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

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

而不盜。恒虛而易足。虛也。今夫雷水足以盜虛。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

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矣。論若樂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

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不驚。聖人心平志易。精神

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僂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超江淮。以爲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

其氣也。揜。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

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蠨蛸。山生金玉。人弗

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隣。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

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達吉。梟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水生罔象。水之精也。罔。龍

作鼻。今陽與字。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鼻。揚山海經。謂之載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罔。龍

生畢方。本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之精也。管子。季子穿井。人怪之。聞見餘而識物

錢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

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

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

俗言曰。饗大高者。而薨爲上姓。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



者太祖軼其肘。

謂齊也讀近其急察言之

枕戶櫛而臥者鬼神躪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

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魄爲上牲者。非魄能賢於野獸麋鹿也。

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魄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

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綿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

其資以讐之。

資用也讐忌也

相戲以刃。太祖軼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

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

累恐也

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

則不待戶牖之行。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

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

虛孔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搏者也。離者必病。

離也

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祿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

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祿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

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

崇峻也日且至食時爲之朝

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

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褒恩。

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

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

禹勞天下而死爲社。

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

稷周棄也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羿古之諸侯河伯謂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錄九與奭之篇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領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

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

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

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

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

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

珥而逐莧。爲走而破其珥也。因珥兩珥以爲之豫。兩珥相觸。破乃逾疾。亂

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眇不若鼠。蜥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

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

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螫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 淮南子卷十四

詮言訓諡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

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宗同于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

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就總虛無物物者達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往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往云

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戶。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

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

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

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

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欲殺慶忌勇健亡在闔閭慶忌之使要殺慶忌羿死於桃棖。棖大杖以桃木爲之

以擊殺羿由是子路蒞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

以來。鬼畏桃也。

短然而皆滿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  
疆來射。鰕蚶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  
不可以排譽還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  
無以爲。人豈之無以務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  
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  
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  
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  
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  
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  
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  
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  
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  
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有游數  
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  
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得華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

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從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

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

持舟楫者謂近岸為歛遠岸為張也

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

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譽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邪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

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

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

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

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劉也。

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時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

險言危難不可行。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我而敗乎殺。

秦穆公勝四戎為晉所敗於殽。

楚勝乎諸夏而

敗乎柏莒。

楚昭王服諸夏而與救之柏莒。楚吉掾柏莒即柏舉古字通用也。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

迎。去者弗將。

將送也。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

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

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

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

衆人之所觀也。

爲不善則識。

觀則生貴。識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

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

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

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

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

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

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

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

章明也。息止也。

人章道

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



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實。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責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儆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提等也。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美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者。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故曰。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人以訟。訟實也。鄧析。不俱回子產諒之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于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撿。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末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威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

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拚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雖割國之錙錒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錒。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歿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

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自傾自恃也。辭助不受備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

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

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

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

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

人勝欲。心欲之而耐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

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

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金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

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

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

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

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癢疵之與。痤

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昆山之玉瑱。

昆山。昆侖也。瑱。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笑。而笑不失。

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處尊位

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

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

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然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

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取。霸王可

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已

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

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已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

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

下之時可承。若傷武承榮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

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

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

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

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備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

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翻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直己而足物。己已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贗，用之者亦

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

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獨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

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奇長也。服，不衷身之服也。無瑰異之行。服

不視

其所視衆不觀視也

行不觀言不識通而不華窮而不損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

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

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

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豈故者適時宜而制禮非故爲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

而舞者不務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中無悲麗善博者

不欲牟博其謀不傷其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德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

得壽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騶者不貪最先騶競也德吉欲勝即勝字省文孫綽修莊

文學皆證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

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

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本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

無術雖鑽之不遁雖有智鑽之固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

傲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南風豐樂之風周公殺驪不收於前驪前肩之義也

達吉按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臚骨徐廣曰臚骨說文解字云臚臂余矢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家爲矢令人難解蓋謂余家之臂耳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

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達禮也啓開也以一人兼

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

雖能剝狗燒兔弗爲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

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者可。以爲尸也。不能御者。

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佐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

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

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璧。未

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達吉按吳處士江寧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

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違改。兩人相鬪。一贏在側。贏。勝也。人也。助一人則勝。

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贏。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

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

則以爲候。間行繆改。終身不瘥。此之謂狂。有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

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教無虛語。取其端乳羣而不黨。取其端乳羣而不黨。

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

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二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

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

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杜桑

甘也。鼓調胡也琴瑟鳴。字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

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

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

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

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粟。日月度

而無虧於志。度隱也。既隱也。已自隱。藏以不他欲。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

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

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

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所以飲爭。鬪不鬪之間。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

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于邪。樂之失刺。刺。鄭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

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于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

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微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

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衆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

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



遠。言陽氣自大夢日月長也。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草。席之先所從生。出于藿與藿草也。

樽之上玄樽。樽酒器以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

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

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燠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

衰其暑。大熱燥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

言人質不可變于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

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

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

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

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

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

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芒

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渫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渫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也。從子至亥

太平御覽引作以數而之壽。有往云而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渫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

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也。故納斷。故書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集鳴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

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中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從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冲。冲謂中也。



# 淮南子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得險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

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

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

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

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鑠鐵而爲刃貪味饕餮之人殘

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

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絕殷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

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勝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達吉按太平御覽

引下有天柱折也四字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誠不義於

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苗也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于甘甘在右扶風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

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

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

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擗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

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讓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編網。網之類。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燕五穀。燕。燒也。毋捕民虜。毋收六畜。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征國民爲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其作甚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帥作爲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趙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圉國。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衛米而儲之。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

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壘，傳檄而守。

也。渠壘，上女牆。

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

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

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

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

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取圓而法方。背陰

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明作陽。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

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

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

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

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

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

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字。是故大兵無創，與鬼

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惴惴沮膽其處。故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

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  
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入風。曲伸  
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  
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偏迫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  
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涓涓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  
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權實也。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  
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  
軔車下支。騎不被鞞。鼓不振塵。旗不解卷。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  
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  
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逐。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  
爲斥閫要遮者。斥候也。閫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猝  
招桴船。捷族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  
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  
決壅。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  
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二說。謂要也。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險。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  
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鐃相望。鐃鐃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  
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  
維枹縮而鼓之。縮實枹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  
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  
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  
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威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  
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竇之數。奇竇陰陽奇秘之要。漢書有五音奇賊史記倉公傳作奇賊古字竇賊改皆應作故許慎以爲軍中拘。該五音奇賊兵家書也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  
者。恆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實除吏謹也動靜時。吏卒  
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尉所以軍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  
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陰路亟。陰道也亟言治軍陰道疾也行輜  
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文均。賦治軍邊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竈空脩繕者收藏於  
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



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洧。潁洧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褭鄧郢。巴蜀鄧郢地名。潁汝以爲洧。洧潁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洧水上險。縣之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尋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鐵短銳。鐵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刃。疾如錐矢。錐金機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子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貨民三

而後刑也百姓之隨遠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遠隨召也肆刑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懷懷成卒陳勝與

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縣在右龍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

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於棘棗戰棗也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據詩以內鑿也

劍擗荼奮儻纓劍擗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

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

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大歲在寅至犯而水犯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

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

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

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

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

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

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

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

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

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凡用兵者必先

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

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

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

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

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

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蹙。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

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

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

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

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鐵矢。何

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

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

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掩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鏗之與鈴。鈴鼓也昧

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

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殘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殘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鎡錄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蜥之足。蜥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給下知權。事體同程文學云。鈴當作鈴。爲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



持後節。設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

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磨。精若轉左。陷其右腋。右腋。右也。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

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錙。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

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

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

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寄放。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

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貌。

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

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

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

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

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發必破。靡不

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

不若捲手之一掣。掣。揜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

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

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

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土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罾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圖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鳩鵲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鳩鵲之兵高而無技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闕闕。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識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

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利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衛簡簞。括箭括也。淇衛簡簞箭之所出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簞作簞。御覽凡兩引此。注一引文。學云。種名箭羽。齊人曰衛。所以尊衛矢也。疑是許慎注。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縞細也。縞荷之幘。荷連華也。縞猶矢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縞作縞。注云。縞大盾也。曾是吳本。然猶不能獨射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射作穿。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爲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誅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誅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



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當凝正也。常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欲弱張強也。欲說如齊。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達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兩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

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達吉按太平御覽親作視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

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

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取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二：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

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

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

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

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

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

險。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險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察險。所謂五

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

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

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隘於辯。達吉按太平御覽引隘作隘。不推於

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

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

符節。疾如殲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

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

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

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人不能化埴土也。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

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擲巨旗。擲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後。翼輕邊利。邊利翼軍之聲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抬小樂也塌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幹者也。充盈幹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餓。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畫

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入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懷悍遂過。懷悍遂過。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二千人。禽之千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

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接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袞衣也。在袞衣裏。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袞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諒。願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編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 淮南子卷十六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

魂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租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曰以無形體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魂問於魄下魂魄並互異

有爲體

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曰吾直有所遇之耳

言遇道遇知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

喻道而非道也

似道而非道也

魄曰吾聞得之矣

得也

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

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

揚猶稱也揚或作象

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

魄語魂曰子禽無形何故有言

吾將反吾宗矣

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

魄反顧魂

忽然不見

不見魂也

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

人不小學不

大迷

小學不得不能通達故大迷也

不小慧不大愚

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

以其休止不蕩也

沫雨雨潦上覆盆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詹公詹得道垂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

會子攀柅車引轡者爲之止也

會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柅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轡柅下輪也轡讀若牛行轡

轡也

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

申喜楚人也少亡二母聞乞人行歌聲感之爲之止轡柅下輪也轡讀若牛行轡

淫魚出聽

氾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文餘鼻正自身正黑口在額下似兩鰓魚而身無鱗出紅中

伯牙鼓琴駟馬仰

秣

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

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

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膚之公子復國冀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



曰有龍鵠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咬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王陽中之以喻文公純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

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蟻一名蟻也上食晞

裸下飲黃泉用心一也人謂之操一精專也楚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

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

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大有也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無爲也

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

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

神者道貴不言故言有傷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神者有言故曰傷其神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竿籟三孔簫也以其管孔空

虞以成音也故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念慮去也

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聖人終身言治

所用者非其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

者非其詩也拿之者拿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赤喙

是問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

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

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求之龜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

歐元王元王制以下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

四方皆道之門戶。牖鑿也。在所從闢之。故鈞可以

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教加。顯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

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失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適吉按太平御覽適作敵古字通。

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絕。則月食。故奪月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未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

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

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上大。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冰炭。

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係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冰之泮。

愈其凝也。以其反宗。仲雍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塚。遠

之故也。埵埵猶席聲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

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性

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仁夫玉潤澤而

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爲原主之服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

無內無外表裏。近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隴。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

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精微能順善以安。

其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姓。若凡民之重。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

陳成子將齊簡公。勇士十六人。殺其大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焉。寶。

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頭血流及屋。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

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賊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發故肥也。魏文侯

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傳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閑結也。此皆微眇可以

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善猶性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善之心。皆備。

國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

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

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取娶。故難復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脩。不肯復嫁之也。建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也。故沮舍

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路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

當死者肥澤。計葬之心無外。起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官人也。心無精微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

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

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善閑者不用關鍵。善閑其心故。不關鍵也。痛于髡之告失火者。此

其類。痛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故失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則不使。證驗。凡人不知。察聞其情。欲而思。得入。救其功。以清入。憫。必

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撿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若子行善亦如之。天一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一氣則成病。氣

干正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乘也。善射

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

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

遠吉。遠太平。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

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瀾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

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

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

操讀操。陰之操。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

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羸。羸內演。故曰羸。羸應於下。月陰精也。羸晚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

而招鳥。揮旋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

氣召也。召。召也。召。召也。剝牛皮。轉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

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

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殽。

言其變凶服也故

亡者不敢夜揭炬

為人保者不敢畜噬狗

保城郭居也保鑣人

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見之保者不敢畜噬人狗也

雖知

也

爲之不軌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

言人畏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

爲儒而踞里閭

爲墨而朝吹竽

墨道尙儉不好樂縣名朝

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

欲滅迹而走雪中

無儒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

使之自以平則雖

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

不求美則美矣

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

求醜則不得醜

求美則不得美

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

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

弦高誕而存鄭誕者

不可可以爲常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

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

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

識書著之

詳書也多耳目人以爲

不詳之戶難開闔亦喻人少言語也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

抗舉也浮氣也百人共舉

物固有衆而不若

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

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

君之可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

上有兔絲

茯苓千

歲松脂

也。楚王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

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依

也。依經。

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

有一鑿而未得主名也。

此六術者皆言之而未精無所適名故曰一鑿而未得主名。

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

言相遠也。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爲之殘。

楚王莊王也。援。捷驥依木而處故爲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

之殫。

殫盡也。

故澤失火而林憂。

建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林木憂。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

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

綸大也。

上有一善。下有一譽。上有二譽。上有三衰。下

有九殺。

衰殺皆喻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

亡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

畏馬之

辟也。不敢騎。

辟弱也。

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虛空也。

不孝弟者。

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

任保也。

范氏之敗。有竊

其鐘負而走者。

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謂鍾子伐之。故入竊其鐘也。一日知伯鐘范氏也。鎗然有聲。

懼人聞之。遽

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悖。背也。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

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

德之包。

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

先針而後鑊。可以成帷。先鑊而後針。不可以

成衣。針成幕。募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

募帷也。上曰幕。蜀曰帷。鑊非針無以編故宜先也。募土德也。始

一置以上於城故曰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

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也。審知水濁而

魚噓。魚短氣黃噓。出口于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

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因嫌而嫁。而不因嫌而成。謀人以禮成。因人

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

詩所謂室迩人遠。海水雖大。不受澌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遠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

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唾之手。而愛己之指。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工也。雖怪巧人不能以怪巧故愛其手也。謂能手無益於已。故自愛其指也。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以東薪

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東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東薪。以也。鉤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

以火煙為吉凶之氣。殺性以稷之惠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

拜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揭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與王僚之

子也。要離為閭閻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建吉。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

亂。謫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厭止事當以下

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堞止。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潔也。涅。黑也。素。白也。

步貫兜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驎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

矢于三百步不能穿。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暴。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兵。士。兵。殺。衆。人。員。

魯縞言力竭勢盡也。

焉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遠或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

被衽裘而負。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杼瀾。薰燄而負籠。人謂之羞也。楚人謂之羞也。

夫不察苗莠而弁耜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

割脣而治齕。樂跖之徒。君子不與。寧事所敗如是者則盜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

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鏐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

乏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隨。楚人謂隨爲隨。愈勝也。隨陷也。有譽人之方儉者。春至且。不中員

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譴責怒也。譽人方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謂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執如毀之。故諺曰。聞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

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

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淹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雖死

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竅木

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竅穴讀曰科也。以非

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僇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

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鏐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薺截玉。薺馬也。聖人無止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強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提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



千金之鹿。玉待璽諸而成器。璽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璽而貴者也。璽璽或直言璽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

璽諸。六錄曰。錙八錄。日銓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

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

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嶧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往於東海。所行

則異。所歸則一。也。一通於學者。若車輪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

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

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

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霏。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霏止者。所止故能有霏也。矢之發。無

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備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爲

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聖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而雨。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

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祿。得食瀦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

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葵夫。集也。其莖曰荷。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芙蓉。其秀曰蒲葢。其實曰蓂。蓂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慈。幽州總謂之

慈。秦言胡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臨越。

光荷頤如燕人。

臨秦言胡也。

楚王有白鰲王自射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鴈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

閻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讓而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

人有昆弟相

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

得故曰事使然也

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

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朔。曰。唐子貜。定公而奪其政。傷

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

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

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

託寄也若願  
欲殺太子申生

三人成市虎

一里能撓樵撓者一里之謂也屈樵者人則信之也屈者一里之謂也夫游說者不求沐浴已

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藟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

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

之非也。尾生宋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殺休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

上名自仲尼之會孫孔伋之子也。子之母被出幸于外記曰子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退曰子先君其喪

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隨從而隨道從而隨從則安能及乎是不為伋也妻不

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會

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能鑄約胎以極廣修

故箕子爲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

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

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

養以待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犂牛。既料以幣。決鼻而羈。髡屯犂牛絕犂牛不結色滯無角體無尾決鼻羈頭而羈生子而犧。

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禱辭之辭沈河曰沈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論語曰犂牛之子餘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金錄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

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禹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撰

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編衣。將以斷兕犀。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鴉炙。彈可

鷄鳥而我國其求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曉知夜半見其卵見廣而求戚布。雞知其理也

不病暮。不病暮之言實者可以為布因求或故曰避其理義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

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招簀為死者浴牀上之槨也。招亦謂變文爾。實讀功績之類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實利。于玉人自得玉以為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

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依故聖人同

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

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僊是區。區居衰亂之世。徐行仁義為楚文王所滅。據者多以不念故曰亡國不必須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致世之見諫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顛

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寒與顛顛讀天寒凍顛之顛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蠃蜃。周之簡

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海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諫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鎡鍾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錄曰鎡八錄曰鍾言價值小物有賤而在此上有貴而在此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為

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笑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翕和也。此

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

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蠅魚

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蠅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

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鳬與雁好魚者先具罟與

鼠。罟網傳曰罟罟不入汙池鼠大罟詩曰施罟濊濊鱸鮓濊濊是也

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

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轡。

所以所愛者少而所亡者

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

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  
曰客祭羹主人

不咸羹故曰𩚑所爲𩚑記  
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

堯有遺道

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  
丹朱而傳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

說不傳。嫫母有所美。嫫母古遺道也。曰有所公。

西施有所

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

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

國之俗有可非者

美有可非猶  
西施有所醜  
琬琰之玉在溱洧

泥之中。雖廉者弗釋。

弊算飢餓在初苗之

上。雖貪者不搏。蝨飯帶搏取  
讀蠹能之蠹

美之所在雖汚辱也

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

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

春貸秋賦

民皆欣春饒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

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奴

悉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

者。非挈而入淵。爲蝦蟇賜。

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

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綴之其所而已達吉按

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  
太平御覽作縱其所之而已  
貂裘

而雜。不若狐裘而粹。

故人莫惡於無常行。不無

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  
不可作爲巫醫故曰惡也  
有相馬

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

猶在相之中。  
夏馬有天壽骨  
相不知故曰在

今人放燒或操火

醫師在男曰現在女曰巫石針  
所抵障人癰瘡出其惡血指米

愈鼠雞頭已瘻  
鼠雞人瘻愈之瘻頭腫淡紫頭  
水中焚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  
蟲散積血斷

推行也。膏之殺蠶。鵠矢中蠅。中亦殺也。爛灰生蠅。爛漆見蟹。

而不乾。乾燥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

其蹶數十而後足。蹶蹶足蹶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剋也。物固有

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

之目眇。可謂之眇焉。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

而顧活。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濡鼓強

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羴截玉。言柔勝剛也。媒

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

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倖廉也。倖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

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

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

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鑊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也。達吉按。論太平御覽作論。三人比肩。不

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也。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足履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

此易而難。履歷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侯臣惡。星史。侯臣惡。制冠浣衣。

知嘗見用故。文公棄柱席後。黻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制冠浣衣。

請從比亡。故曰辭歸。桑葉時將落。落長年。日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

故曰辭歸。能不足。其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

不用謂鼎不爨也。爲用謂鼎不爨也。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

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爲大用也。

可。以浴而俛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

曰不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國侯溺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所不欲言。

且赦也。而多殺人。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其望赦同。所利害異。

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

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害也。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

楚相偃背。俾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子產載如賢與讎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

誰曰誰誰草創之世。故計。朱儒開經。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產

誰曰誰誰草創之世。故計。朱儒開經。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產

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間事必於近者。俗人長寇難至。譬者告盲者。盲者負

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譬者走。失其所也。鄙人有鬻

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郭楚都鬻買也。食養也。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苦也。此

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鼈。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路蟻。此

藏之屬無兆壯之舍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螫蠃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搏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抵觸。兕牛

名有角牛犂牛也。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

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

金刀劍。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弓之掩。狀讀曰撒。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不正者撒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嫩爲上。齊讀羆之羆。齊捷皆疾。勝之同。握爲下。所

以貴鏤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剡靡勿釋。牛車絕鞵。剡切楚人謂門切爲鞵。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

軌非兩馬之力。韓讀近。蘭愈舌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

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 淮南子卷十七

說林訓

本義生曰林說萬物承草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旋

契刻也旋船板也墜劍

於中流。刻於船舷。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旋下故

曰不知。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隨一隅之迹刻旋之類。惑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

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

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

狗以求福時見貴也

曹氏之裂布。蛟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墳。

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絲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諸蛟者則

愈故蛟者貴之半豈曰墳墳以發其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墳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

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

廣大矣。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

履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履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

智所知者。徧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

猶欲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

游者以足蹙。以手拂。不得

其數。愈蹙愈敗。

愈益也敗益沒也

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不用手足而自游也

鳥飛反鄉。兔走

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哀將水鳥哀將水鳥

毋貽盲者鏡。毋予瞽者履。

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賞這也章甫冠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焉

椎固有柄。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

外。不能自見其眦。

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

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儉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儉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

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

月照天下。

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螭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殆畏也螭蛆螭蟠稱

達吉按殆太鳥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禮

人舍者鴻鳥皆畏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

帝時舉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

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

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也無聲故得有聞。至味不味。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

大匠不斲。大匠不具。大勇不鬪。鬪快叫譟呼也不鬪不自斲創豆鬪也得道而德從之

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

爲之搯。所重謂金與玉搯者金步徐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內。則內

爲之搯。律氣不安符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見者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

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數可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

而拊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倏人之

頸。倏倏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

也。御馬治人不益世用故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

水火相憎。鑄在其間。五味以和。鑄小鼎又曰鑄無耳爲鑄鑄讀曰骨肉相愛。或似其趣

之而父子相危。

楚平王嘗欲公是也。

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創足而適履。殺頭而使

冠。所以養喻職。職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創也。

昌羊去蚤蝨而來鈴窮。昌羊昌音鈴窮蝨蝨入耳之患也。除小害

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

不若其無為牆屋之覆為敗屋

牆之壞更為土塼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壁環成器。磬諸之功。

磬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磬讀一日廉氏之廉。鏤邪斷割。砥礪之

力。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烹猶殺諸強弩喻不復用也。玄與驥致千里而

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

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

匿猶川竭而谷虛水也。邱夷而淵塞。

夷平塞清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

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

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屣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

物不能惑。明於死生

者。不可卻以危。

危無能懼之。

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

涉不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

屬連也。

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

心失其制。乃反自害。

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

况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

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鄉仰誠實。宮池涿則盜。旱

則涸。

涿多水也。

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

竭盡也。

蓋非橈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

然而橈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壘塞

江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齊注云壘壘也。

壁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易輟也。幾易助也。淫易雨也。謂讀諧讀之輟義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

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得魚。杭動動則得魚。在者聲也。詩云我在我聲。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

地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惡也。謂倫魁也。一日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

也。奮厲也。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

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七十變造化此言從也。七十變造化此言從也。

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嬃所以七十化也。女嬃王天下者

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驪跪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閔吉凶於龜

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

而已。敖倉在梁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最一日蝦蟇今

人五月望作蟄蟄亦作蝦蟇蟄言物不當為用也。捷吉按造即感字故成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威施說文解字作電歷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蟇矣。舌之與齒。孰先襲也。襲襲也。

也。鑄之與刃。孰先弊也。鑄下銅鑄也。弊不休而刃先弊鑄讀頌首之頌。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鐔之

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蠶與蠶長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驪

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調。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

射者遺其矚。矚事。觀書者亡心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

則推車至今無蟬匿。蟬匿車。蟬匿讀如孔子弟子于嬰相之嬰。捷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發字云。蟬

蟬者也。方言。蟬蟬也。蟬蟬姓所以蟬蟬也。然則蟬蟬即蟬字矣。化蟬推車之推

字亦嘗君官使但吹竿。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其君形者也。

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

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

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情泄者中易測。不聞其

繼于外故其中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雖越者或以

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適至也極亦至佳人不團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

於目。笑黎橘聚粟不同味。而皆調於口。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

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蒹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蒹苗蒹楚人謂之蒹苗讀不類

布。而可以為布。縻麻之有實者縻讀左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

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

其所出。故能大。實用出于海復隨濤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遠轉羊肉不慕蠅。蠅

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饔肉而知一饌之味。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畜水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

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遠吉按太平御覽作不

字為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治鼠穴



甚虎猛獸不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音崔一名窮隘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窮從

可使能緣木。大梁聞秦通治峭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

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

不可復。亡豸不可再。遁逃豸獸常以權變出關塞獵豸亡豸不可復由其入故曰豸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

以爲纆。不必以紉。紉亦纆也。韓數也。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鸞

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音稱。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

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

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蠱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也。枝

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也此言人之四肢如枝格又戰格也。須有格釋字言戰有枝兵也。此言戈戰如枝格

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瀉。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爲推廣之。當凍而不死

者。不失其適。死乃爲適。適又死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亡亦無也。未嘗適。亡其適。亡亦無也。

也言不凍亦喝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賀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

見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居無

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日柳下邑杜門戶。簪社也。達吉按柳下惠藝文類聚以爲許有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

礬石出陰山。一日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



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則死。揚堦而欲弭塵。被裘而以妻

翼。豈若適衣而已哉。舉土塵也。楚人謂之舉。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

無泉。掘也。龜象之病。人之寶也。以自法故。人得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

火投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隣之母死。往哭之。妻

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緣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

一國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賸炭。一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燬。去之十步而不死。百壯飢同

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

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

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

矣。中。生雖經。看不絕。子實自然。吳不。斷水。鴈者扣舟。單者抑之。聖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

也。鴈者以梁。梁水中以取魚。扣。舉也。魚聞聲。舟聲。梁下。垂而取之。鴈讀少。終今。杭州人。積梁水中。持見象

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

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吳見。越也。兩鹿不關於伏兕之病。吳見。越也。佐祭

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陰本景。撲。擊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雷。擊。所撲。或謂冢

或謂隴。或謂竝。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莖。名同實異也。頭中蝨。空木莖。其言同。其實異也。日月

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紐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

以爲富。能動者猶植也。穀以爲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經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經索。視書

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昧。固其

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爲不出戶而堞。堞。睥睨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

盆。匠人處欬廬。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穀立三十輻。各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

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戴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

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蘇秦步曰何故。人問何故。步徐行也。趁曰何趁馳。

有爲則識。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難見苛也。皮將弗觀。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

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

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

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達吉按鄭康成蠶禮。注曰以白造縞曰辱辱者行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

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澼。太山不上

小人。骨有肉曰肉有不義之數流。入海海神傷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芴光不升俎。芴光龍也。俎豆之寶唯肩髀而薦助不得升也。

駟駁不入牲。

犧牲以純色也。

中夏用簞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

下。未可以應變。

變也。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未必皆有金。

人未必皆聖賢也。

聖賢人出衆人衆。

滿堂之坐。視鈞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鈞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鈞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

之賢。欺於驪姬。

驪姬生也。

叔孫之智。欺於豎牛。豎牛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倭人

來。倭人來。

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倭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倭人來倭人來。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

得所便。

便利也。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

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

腐索恐失民之意。

若屨薄冰。蛟在其下。蛟魚鱗皮有珠能害人故

曰蛟在若入林而遇乳虎。

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

善用入者。若蜩之足。衆而不相害。蜩馬其下

州謂之素巢蜩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摩近敗

清醴之美。始於耒耜。耒耜始於清醴

禮禮齊是禮讀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

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

善爲宜也

黼黻在頰則好。在頤則醜。黼黻著頰上望也望者在頰似樂故醜

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識。

詩曰素衣纁裳故曰宜識人識非之也

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

本而萬物知。

知爲則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爲感也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頤。腐

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

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作巧

再生者不穫。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飢終不墮井。抽簪

招鱗。有何爲驚。鱗血精似野火招之鱗擊而至而墮。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薑爲蠅。子子爲蜃。水薑化爲蠅。子子爲蜃。

青蚨也。子子結蜃水。中到歧處諸廉聚。免齧爲能。免所習草蠶在其心中化爲蠶蠶齧能而心之惡一說免齧蟲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

者驚。知者不怪。怪。怪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掬。膏燭澤也。燭光掬澤喻光明有明味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

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

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

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謹戶限也。

楚人謂之轉轅讀似。雖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厚。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礎也。伏苓掘。免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燠。

百家皆燒。讓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溼而熱。飢得火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疏濬

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

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免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有然之者也。是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

觸木。獾狗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陷。又死入乎。死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

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致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杖。心所欲。毀

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林丹尾讀詩有杖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

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

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騾驢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

不以取道里。刺我行。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

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

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

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

解。其解之不以解。構連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也。明月

之珠。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

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譟。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失也。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霜有聲而不可聽。故衆人行之無。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俾懷休之。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擇可用者。舍茂林而集於杜。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

壑。泉源不溥。言行小德。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無大壑。故泉流不得。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原也。見之明白。處之

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言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

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

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謫。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

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

羅紱者。必有麻屨。言有威。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鵲鷄。水上屬魚。令出。沸波。覆而食之。故河伯深。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

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時。葛季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

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

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

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偏。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

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撥者。先

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僦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蠶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

顧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

求良。動強則不立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鎗。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

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

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

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跬音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音止城成於土。木直

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音通也數之

則弗中。數音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音邪聖人之

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音周也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

北。道九達曰塗。開其利也。達音按。太平御覽作潘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開其化也。

遂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

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獸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爲作防害。害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

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

披蓑而救火。毀燭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  
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濟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爲之悖  
戾。聽猶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綰爲之纂繹。不密綴志有感故纂。繹曰綾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疹和切適。舉坐而善。疹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戲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  
有盜心。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  
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扞。批舉也。批推舉其要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  
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盜  
也。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而又况一不信者  
乎。一猶當也。况當不爲信不爲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之憂故曰憂之者子。  
治祭者庖。庖宰也。





# 淮南子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入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聾。錯之後而不軒。肉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排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捷吉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鏡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捷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捷吉按也。捷吉按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

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鄢郢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侵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侵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指谷後有莊邱名醜荆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穢。穢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續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讎。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貶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禽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

者有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喪族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追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市

矣陽虎將舉劍而伯頤

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探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

劍提戈而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

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

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

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晉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陽穀其名

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癘。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穀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

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

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虜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  
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  
得入魏也。公孫商鞅君也。爲秦伐魏。敗魏公子。以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  
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  
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  
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  
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竦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  
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  
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  
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  
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  
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  
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  
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  
日月星辰。山。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  
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五品不愼。達古按太平御覽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達古按太平御覽作則長幼

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

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蔡相趙高請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二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祥色可以爲德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

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

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  
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  
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  
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置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也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

胡。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

胡人大入塞。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

丁壯者引弦而戰。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拏弦

近塞之人。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

塞上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騅。

或曰高陽騅宋大夫

將爲室。閭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

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

高陽騅曰。不然。夫木枯則益

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

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高壯貌

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

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

賓客多止之。弗聽。

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

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

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

熙戲也

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



螻蛄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亦齊臣。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溫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聞於

咎犯曰。爲奈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

無君子二字

戰陳之事。不厭詐僞。若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

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下亦有利字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

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

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

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

貴智士。臣請試潛行。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

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

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

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

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禮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輦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雲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伐木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

民以敵矣。雖有二倍之人。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

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鮑聞倫曰。鼓之耆夫。

聞倫知之。鮑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倭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倭人。倭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

而後倭。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

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秦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塞

他。塞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

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

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

存國之功賞弦高。達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

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發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

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

陳

戍守也守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

起九軍以討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

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

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

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

卒戍

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

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

武爲智伯謀曰。

張武晉人

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

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

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

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

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

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

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

就人之名者廢。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大驥追

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

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二。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曰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讒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餐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

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黍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薛朱明目捷剗疾利掃舍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奪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標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懸穴。一壘之所能塞也。及至

火之燔子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屋臺。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二軍之衆弗

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

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

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

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

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也。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

人而已。時魯壽先吾襄公八伯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

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

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

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達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諸本作定。定題也。雞諸本是。及其大也。至於

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遊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婚之也。兩人構怨。

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

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

得燥。水之得涇。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蠱蟲



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臨使之祖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管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

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

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

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鑿池。被裘而用簑也。且唐有萬穴。唐。隈也。言隈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

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

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噉羹

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

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

之三百。耶尹主耶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鵠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

箠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旣成也。則奮翼揮矚。

矚。六翮。後乎浮雲。背負青天。鷹摩赤霄。亦翬飛。翬翔乎忽荒之上。折揚乎虹蜺

之間。

楚吉按各本皆作盜。盜字誤本作折。楊

雖有勁弩利矰微纖。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

始出於岷山也。可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

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

經丹徒。

在會稽

起波濤。波者涌起。震者爲濤。

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

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

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實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

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隱士

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箠。拖其衣被。

拖奪也。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

劫予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

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

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

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

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

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

秦皇挾錄圖。

挾錄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圖錄書于始皇帝。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

蒙公楊翁子。

蒙公。秦將也。楊翁子。秦將也。

將築脩城。西屬流沙。

起隨西。曉洗縣。

北擊遼水。

遼水。遼東。

東結朝

鮮。

朝鮮。秦將也。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翡翠。翡翠。翡翠。

乃使尉屠睢。

尉屠睢。秦將也。

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

鐔城。在武陵。

一軍

守九疑之塞。

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

餘干之水。

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

道。

監祿。秦將也。鑿渠。通糧道。

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西嘔。越人譯吁宋。宋。西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

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驁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

不得剡麻考纁。

考纁。考成也。

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於衢會斂。

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左薪豐。

劉項

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鳥鵠識歲之多風。

去高木而巢扶枝。

扶。扶也。

大人過之則

探鵠。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鵠之智

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

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案舊唐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

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

閉結無不解。兒說案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

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

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

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

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

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

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

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楚臣也。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陸。申菽杜陸。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臭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養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敷。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也。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也。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厄。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鄢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

在爵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糧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

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

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嚴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

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

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

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

也今挫挫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

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

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

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

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

爲也京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

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士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陰喝人於械下。武王哀憐故陰之於械下。機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

楚吉按太平御覽伏作作水作陂

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楚也佚齊子發樂毅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

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朝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撒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施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施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爲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朝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



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攫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不可奈何也。事有人欲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言按列子釋文作舉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擣。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言按列子釋文作擣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以一反兩也。達字云音擣。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

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踞足而怒。踞足。踞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潛。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捕。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在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 淮南子卷十九

脩務訓脩德務趨聖人趨時冠傲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趨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住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

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時於是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疹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穀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相親也燥乾也瘠地高陵也下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

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

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國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嚴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越時不服故往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獨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族

風以疾風為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冰浴靈用梳櫛扶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梳二字

決江疏河。

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往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關

伊闕

龍門本有水門鑰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

脩彭蠡之防

達吉按論一本作鑿字

乘四載隨山栞木

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輿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輿

循也栞石栞鐵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湯風與夜寐以致聰明

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以思萬事

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嫠

幼無父曰孤嫠寡婦也

明寬裕富也野民曰氓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與利除害而

不懈

達吉按

也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

言其重也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

達吉按太平御覽

其重於尊亦遠也

達吉按

夫聖人者不取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為水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禹為旱多一為字

以身解於陽野之河

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野河蓋在秦地

湯旱

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

以無為豈不悖哉

達吉按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

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

達吉按

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齊等也

一人聰明

而不足以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達吉按輔本無一為字其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之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紹遠味其能治及也。立置以爲遠國者。是以地無不在。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載鼎俎其道時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雲臺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

武王伐紂成王封之干齊也。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管仲束縛。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也。不至於黑坐席也。蓋聞傳書曰。神農

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驗度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

憔悴。堯瘦臞。舜黢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

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從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農是藝。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

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

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夫水

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焉。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

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

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今南。和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

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也。挫。銳也。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械也。墨子曰。

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

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

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閭。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也。其僕曰。君何爲軾

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

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

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

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慙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大夫也。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

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走也。段干木闔

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

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缶。或以盆盂。其

方員銳精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

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歌者樂之徵也。

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

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韋之。韋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

故不吾以為不然而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

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

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斃昨足以嗜肌碎骨。蹏蹏足以

破盧陷匈。昨習也。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國舍馬官。授順也。掩以銜扼。連以轡銜。則

雖歷險超堦。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辰。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

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



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愾愾而爲義。愾愾。猶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沈醺耽荒。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沈醺耽荒。不可教以道。是也。

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皓齒。好也。西施。越女。陽文。楚女。皆言其美。

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皓齒。好也。西施。越女。陽文。楚女。皆言其美。

笑者。嫫母此佳也。嫫母。丑女。此佳也。皆言其美。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

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

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

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蹢之難。輟足不行。惑

也。謂。惑也。楚人謂。惑也。言以飽而不食。蹢而不行。輟足不行。惑也。

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鑿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爲。良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

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挫一擣。則摺脇傷幹。士。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

棄干將。鎮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

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公平也。夫

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同

出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

而人謂之誣。誣。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誣。似實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謔。謔。利急

亦以多者言。諺讀燕人言。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

德操拿諺者謂之諺同也。蓋天帝之女。帝伊長壽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壽

願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炯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德。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舉十六相。

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繼繼乎此之謂也。禹耳參。參。是謂大通。參三也。備穴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

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洛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與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爲西伯遺紂之虛。三分天下而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白。察

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摶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嶽吳處

者高往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

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

水也。憂。履也。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

劍也。型。或作虛。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旃。摩也。細察見

捷吉按太平御覽作砥磨。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

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鑠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鑠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宛。曲衛故在宛。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

亦少。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相印極纂組。邵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

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蹄。蛟行螭動之

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鬪極也。並讀車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

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

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

外以益其德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

矰弋。繳衛置所以令終不得慕其翼也。蠶知爲埵。羅絡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薺有亢脊。桎擻堀虛。

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長於窮獨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使

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胡

曹爲衣。

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儀狄作酒。

見世本。

奚仲爲車。

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

此六

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

建通也。

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

弗能見者何。

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不通。

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

子之賢。

賢才也。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

猶傳也。

順施續。而知能流通。

施教續。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

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

弦。

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也。攫援。撥也。標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本令句欲句此本之句。攫讀刀標之標。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

之明。

攫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援亦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

之所致。故弓待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

徽。繫弓之材。讀曰微。砥。磨石也。

玉堅無敵。鏤以

爲獸首。尾成形。醢諸之功。

醢。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盾。是醢讀摩氏之摩。一曰磨也。

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

曲中規。

規。圓之也。

彘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

唐碧石似玉。皆堅鑠之物。

又

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

推移。猶轉易也。

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

施。用也。

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壅。塞也。

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

所觀以遠。

以道遙仿。侔於塵埃之外。

塵埃。猶窈冥也。

超然獨立。卓

然離世。

不羣于俗。

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



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揮

之才。在事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善。子胥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

日跋上磴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鑿鑿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躋蒙籠。歷沙石。蹶達膝。

跼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黢墨。鵠時時立貌言不動不食黢黑其面色故鵠得秦救也涕液交集。以

言將以次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暖密寵。

七千五百人此云千  
乘步卒七萬不合也  
踰塞而東。塞函谷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

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豫

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擧

淮南子 卷十九 脩務訓

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

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達吉按京房易有

世應郭象洞林以爲詩云我馬唯驥大轡如絲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

身是世身也之證諂諛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諂諛也詩言嘗聽聽以忠信往諂諛事通於物者不可驚以

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

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

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

是非之分不明。謂之論若影之隨形聲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

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魏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

也。惠施宋人住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救敵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

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

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當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

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草也。夫以

徵爲羽。非絃之罪。

罪在

以甘爲苦。非味之過。

過在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

以爲狗羹也。而甘之。

召

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

者也。

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

師樂師晉也。出猶作也。新曲非

姑梁間之因談怒也。

諸人皆爭學之。

諸衆

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

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

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

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

古。將發論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

荆山之下。隱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

今劍或絕側。贏文。

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裏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琴或撥刺枉橈。闕解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甲。莫之服帶。

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側梓之腹。雖鳴廉脩營。

唐牙莫之鼓也。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溫脇號鐘。

鼓琴者期於銘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

於驛騶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溫脇號鐘。



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達吉按周禮和容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衆人則不然。然如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

心不哀也。識父之頌也。故夫學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

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識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笑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

傳代之事。以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憶書明指以示之。雖閭棺亦不恨矣。猶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

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

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故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

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爲上句作書爲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會無

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會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弇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弇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

擡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鼻故諷諫也。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其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賞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

目視雜佩多若香草 冶由笑目眇眇冶由笑目笑謂目巧笑謂兮是也 口會撓奇牙出眇眇謂目也

無不憚餘癢心而悅其色矣。  
憚餘貪欲也癢心煩悶也讀諺探之探也達吉按諺則憚  
 三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揚街賦應作憚餘爲是形之誤耳

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言詞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

薄更也回  
身苦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鶩。騁馳言其疾也。鶩言被太平御覽作

枝龍夭喬。燕支句。言蘊蘊若蠕龍燕支句。爰豐繁。騁快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境

觀者見其舉步危險皆爲  
援手治余行微笑彼交  
臂舞者更復徐行小笑  
彼夫技舞者

非柔綿弱屈句委緩也。而本賦者非目至有絕眇之強力也。海濱濱鴈食然斗。

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日有月有年有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蠲蠲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

棟。加猶益也。榱相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猶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上章也。

# 淮南子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懸燧未轉。懸燧邊侯見露舉陰陽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知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潤。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

聚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瑤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磨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寢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

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辨白不戴負。

辨白頭有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

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

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

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捐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

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

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

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

箏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

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

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據前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哺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

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

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

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數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登列金木水火土之性。登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

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剡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



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

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

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

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慮於山曰麓。舜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九子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爲雖有法度而終弗能統也。終弗能統也。子也。夫物

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

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

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

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

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圖也。以奉宗廟。解僞之具。生肉爲解。乾肉爲

焉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縱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

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

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

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

驗。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審時而更爲。法弊而

改制非樂變也。古易常也。將以改敗於衰。點淫實非。以誤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清靡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

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恭儉尊讓。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寬裕簡易。樂之化也。刺

幾辯義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辨義。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變至於

之失愚。詩人怨怒近愚。達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伐。禮實尊卑尊卑不下卑故伐也

春秋之失譬。春秋既絕不達王人書人之論相譬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

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與方。轅從衡橫。勢

施便也。驟欲馳服欲步。爲辭服車中失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

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

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

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侍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

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

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

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

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

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

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

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

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

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

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

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至

大法如衡。謂總數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

人則煩而無功也。

言事當因

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不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莛。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鹽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燕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絕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

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

人。妖蓄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

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

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

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

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

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

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

所流而深之。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流。衰下也。雖有腐敗流漸。弗能汙也。腐爛骨也。漸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腐漸字。焉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

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

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

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

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竊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會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飢膚。鑊

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爲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會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



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鵲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劔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體涕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

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獨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官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簪。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開作關至渭水。土億有餘萬。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土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旆。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達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總作馨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鄭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簠爲九龍懸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

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莊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

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

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

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

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

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

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

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

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

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

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

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瘡。豐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探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達古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奔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故不學之與學也。猶清濁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以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二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說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諫孤張儀蘇秦之從衡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諫孤張儀蘇秦之從衡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諫孤張儀蘇秦之從衡也。

皆撥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子囊楚大夫北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

子囊楚大夫北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

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

子囊楚大夫北

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

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

秦燒趙王遷之懷中房陵

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

山水之謳歌曲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

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

聞者莫不

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冠也

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

太羹不五味

朱弦漏越

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

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呬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

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

以爲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狄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

所以便說撥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

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

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

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

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涓爲平公鼓朝歌北

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涓所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從新蔡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

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

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

實實也。

巧詐藏于胸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

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

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

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

吳起爲楚滅爵祿

之令。而功臣畔矣。

源爵者。收爵。羣臣之爵祿。

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

史蘇嘆之。

晉獻公得驪姬。姬使史蘇卜之。史蘇曰。侯以銜骨齒牙爲禍也。

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

勝晉黃池。非不捷也。鍾之師。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爲吳患也。小白奔莒。小白奔

重耳奔曹。非不因也。而鮑叔牙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

於會稽。脩政不殆。讓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襄子再勝

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刳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

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曲

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

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

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

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

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

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藏。愚者惑於小

利而忘其大害。昌牟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

某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某謂大樽也或予畸而取勝。予畸予對家奇一某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

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



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箕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飭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 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能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機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鑿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知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纖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倣眞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垺也垺磨頤也建吉按垺一本作垺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

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

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

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一節。人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敘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

所以言至清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人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攝擷。攝取也。接拾也。浸想宵類。宵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

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

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將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疏遁之觀。樽止也。疏遁拔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舉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畢分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犯論者。所以箴縷繆繆之間。縷縷然也。戰捫呪鬪之郅也。捫捫也。鬪鬪也。郅也。錯接徑直施。錯錯也。接接也。徑徑也。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乘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

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

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

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

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

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

搏困也。困毫也。

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標舉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

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

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

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

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

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

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幾也。幾席也。

泰族者。橫入極。致高崇。上明

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

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

館也。

澄微神明之精。

澄微也。

澄微也。

以與天和相嬰。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

形於內。以善變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  
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弱

則助月之明也。

祥風至。風不鳴。

儀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

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實。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

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竊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  
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  
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  
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犯論而不知  
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  
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匯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

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

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

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

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擯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

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

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

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

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泚汰滌蕩至意。泚汰

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

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

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擯山川。擯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

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朏。朏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潤光也曼

令泚令。足以覽矣。藐令。浩令。曠曠令。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

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康梁沈酒。樂也。沈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爲炮烙之刑。剗諫

者。剝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景。善。太王王季文王脩德行義。處岐周

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達吉按太平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

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文王業之而不卒。武

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擐甲冑。擐貫以伐無道而討

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

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

閒。殯大斂也兩楹堂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蔡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

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

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捐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

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

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

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達吉按太平御覽

剡河而道九岐。剡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辟五湖

而相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潰排濡不給挖。挖拔死陵者葬陵。死澤

者。剡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景。善。太王王季文王。脩德行義。處岐周



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

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

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達吉掾太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平御覽作許齊注。

大鐘聲似雷震雄鷹而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鳴  
作鐘有許音注云鐘聲如雷震雄鷹皆應之與此略同

一朝用三千鐘贖。鐘十斛也贖賜也一朝  
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

邱據子家二人景公一導也於左右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

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特連與國。法特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

也。地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

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狠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

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畜積殷

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觀自謂也

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

以儲與扈冶

儲與治爲業也。扈治廣大也。

玄眇之中。

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提爲精。搖靡小皆覽之。

棄其眇擊。

楚人謂提爲眇擊。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

究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